

張貴富弟兄記念文集

這事必不臨到我(張貴富弟兄口述)

5/18 12:15pm

醫生診斷 X 光片出來，是惡性腫瘤，比上次照的片子更大，長得很快，若是淋巴瘤可以電療，若是腦瘤則較為棘手。接受治療會有副作用，不接受治療則半年內會越來越惡化，頭痛等。

5/18 2:50pm

爸爸急著找我，對著我說，我們從上頭來，還要回到上頭去，我們全家要用喜樂的心來走這段死蔭幽谷。爸爸很高興我們三代把這個信仰守住了，他是個很富足的人，且一再交代，我們是從上頭來，要到永恆去。醫生有什麼吩咐，我們要勇敢面對。

5/22 9:50am

爸爸情緒有些激動，問是不是害怕或擔憂，他說不是，是很感恩，有這麼好的一位主，還有這麼多好的醫生，弟兄姊妹，心中十分感恩而哭，不是別的。我說主必一路看顧。爸爸說：“該做的要勇敢接受。”

6/4 8:00am

想出院做自己想做的事。要走信心的路，不要留在醫院讓醫生做十年前就知道的病。翻出來搞得全家不安，那是沒有必要的。希望回家，想像過去十年平安無事，不要被病情嚇到。用信心承受，病在身上已存在十多年，和平共處，主通知我們不要大意，也許在恩主面前仍然能過正常生活，何必恐懼不安？遵從主，一切主為我們承擔，如接受壞消息，在這裡“勞民”傷財，結果是一樣的。需要用信心和忍耐來面對，也許像以色列經過四十年仇敵還沒遇到。中午吃飽飯後，大哥，二哥，郇生待在這裡。路還是一樣要走，希望待在這裡餐廳用餐，晚飯大家討論，這是一顆定時炸彈已十年，大家不要受影響。手術不一定解決問題，逃避神的手是自找麻煩。

6/5/00 2:30pm

彼得前書二章 24、25 節：“他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義上活。因他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你們從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卻歸到你們靈魂的牧人監督了。”

耶穌擔當我們的疾病痛苦。疾病痛苦發作時會感覺全身顫抖。主說的話是可靠的，與其相信醫生，承受痛苦，不如倚靠主有平安。主是一步步醫治，去台大、長庚看，他們都稀奇這東西在身上怎能活下來，他們認為發作起來是很難受的，我要選擇醫生的後果，還是選擇彼得的話。一路走來，沒有很多痛苦，來醫生這兒醫治很痛苦，但是對醫生的醫治，

我們還是感謝。

最勇敢的還是媽媽，始終不動搖，不接受壞消息，不然我們也不能這麼平順。總結是：相信神的話是上策，是最好的，神也帶領這樣十年，這其間，我們在主裡有更多認識，不至於搖動與主之間的關係。這十年來我一直探索主的救恩，是靈魂而已嗎？當然包括身體得贖。媽媽知道表面，讓他去依靠神。

主帶領我們的家及聚會弟兄姊妹，他是負全責，有完全的愛，我們什麼也不要害怕，不是裝勇敢，而是他真的這麼大。彼得前書二章 24 節說：“他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義上活。因他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當醫生診斷出這個病，我心裡平安（十年前在台大就診斷出來）。他擔當我們的罪是第一件事，基督成為我們的義。就因為這段經文使我不把醫生的診斷當一回事。十年前醫生判斷會很惡化，最近再去看，他說還是存在，惡化的話，肢體會變形走樣，沒有告訴你們是擔心說了會阻礙我們平靜的生活。

25 節是我們一生的生活。你們這些兒女沒有扯我信仰的後腿，我也很感恩，現在我們看第三代的信仰，仍然跟著來。我們要做的見證是永遠的，不是一件神蹟。發作抽痛，不惡化就很好，醫生還說惡化後全身關節變形走樣，他的說法我不是拒絕，而是心裡有一句話，這事必不臨到我。若真的臨到，更顯明救恩的得勝，我們應該對他說：“死阿，你得勝的權勢在哪裡，死阿，你的毒鉤在哪裡。死的毒鉤就是罪，罪的權勢就是律法。感謝神，使我們借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哥林多前書十五章 55、56 節）

回想我們又沒有做什麼好事，又落到撒旦的權勢，耶穌擔當了我們的罪，我們就脫開他了。我們仍然要追求，因為我們信的是這樣完全的救恩，除了保羅讓我們看見這個胚子，我們沒有看到人傳得完全或用完全的信心接受。接受必須是全部不是局部。

感謝神，給你們一個好的母親。

6/53:45pm

郭醫師來巡房。答應會催促電療排療程，做完一兩次後沒有不良反應再出院；會再做一個腰間穿刺確定身上其它部位沒有感染，而只有腦的原發位置。基本上電療的治癒率很高，存活率 12-16 個月。腫瘤位置長在腦後沒有影響到意識區，而是對協調功能有影響。

醫生走後，向爸爸解釋病情，爸爸說，這肯定是惡性腫瘤，我說是，但可以電療，還好腫瘤沒有影響意識，只是協調功能差，他聽後比較放心，閉眼睡著。

（張貴富弟兄口述張郁慧姊妹整理）

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八點（張貴富弟兄口述）

林口長庚醫學大樓 7C22 病房

我還是要講話。我出生時我父親五十歲，家裡的長工就說，一個五十歲的人怎麼撫養一個孩子？五十歲的人和一個孩子有什麼好開心的呢？我心裡想這是神祝福的問題，不是年紀的問題。到後來家境不是很好，有很多次被打倒的感覺，但是倚靠神，都過來了。在健

康，事業有被打倒的可能，但我的理念裡有一個聲音，這是打不倒的，就這樣幾十年過來。年輕時代特別，日本人統治打仗，生活艱難。每次遇到挫折我都想不能被打倒。

我覺得信心不是形式，是一個內在的聲音，我堅定相信這內在的聲音而去行，一路有許多艱難，也帶來挑戰，我不怨家窮，或環境困難，往下的生活也不必怕艱難。以賽亞書上說，神用艱難當餅，困苦當水。以色列之所以為神的選民是吃艱難的餅，困苦的水。生活信仰要穩，是要吃下艱難及困苦。神的確祝福我們，最要感謝神，再要感謝你們幫助這個家庭，如同興旺福音一樣。這個家媽媽最辛苦，每個家都有一部份人或少數人，台語說如桶窟（tongkoh），像木頭合成一個大容器（如同教會一樣），要有一個維持和平的——就是主的愛。

五十年走來，有淚水，有喜樂，兒女是父母的榮耀，還是真的。我在此和媽媽一起感謝神，神給我們這麼好的兒女，沒讓我們太過傷心，也沒有倒下來，這是神的恩典。我不認為往後的生活更容易，神要使我們更強壯，做更大的事。感謝神，給每個人一個小家庭，及每個人有一個起碼的基礎，同心合一要建立起新的以色列來。好，我們禱告。

天父，感謝你的恩典。想起五十年來你照顧這個家，這是極大的祝福。讓我們家奉獻給你，你繼續建造一個堅強榮耀基督的家，一個建立在磐石上的家。今晚的相聚，除了感恩，還是感恩，這一切是你的傑作，叫世人看見這一切更是實在的。

禱告奉耶穌的名。阿們。

懷念張貴富弟兄(林三綱)

許多聖經學者都認為，神藉使徒約翰在啟示錄第二、三章中，寫信給七個教會，後四個教會是一直存留到主耶穌再來。張富貴弟兄一生所經歷的，正包含著最後二個教會的情況，是二種不同的表現，相當複雜，令人難以適應。神對這二種教會都呼召得勝者，對於不同表現的教會有不同的呼召，更令事奉者難以配合。感謝神，張弟兄依靠神豐盛的恩典，都適應與配合了。

一九五〇、五一年間，教會在靈命成長與工作擴展上都“起飛”時，張弟兄適逢其盛。任何人靈命成長的實質總是隱藏的，但工作的成就卻是外顯的。如果工作成就的果效是奇特又持久的，神所使用之人的靈命必定是逐步老練的。

當時教會在本省籍人士中擴展的工作，張弟兄服事的表現非常明顯，且超過其它同工，神所敞開的門，確是無人能關的，這是眾目共睹的事實。

很不幸的，十幾年後，教會起了極大的變化，那種“困苦、可憐、貧窮、瞎眼、赤身”的光景，使許多人傷痛，甚或灰心。張弟兄卻仍堅定、自潔，他的事奉毫不退縮，反更剛強。他所帶下神的祝福，比前更加豐富，所影響的範圍比前更加寬廣。

如今張弟兄已打過神所託付那美好的仗，在主裡安息了。他作工的果效必隨著他進入永世！

兄長之愛——憶貴富兄(邵遵瀾於美國加州)

主僕張貴富弟兄于二〇〇一年十二月十九日安息主懷，不覺已將一周年了，真快！

就在最近幾年中，當初一同蒙召事奉的“老年”弟兄，已經走了兩位了，就是廣明兄長和貴富兄長(最近鄭天福兄長也過世了)。他們都比我大好幾歲，因此都曾對為弟的有所關愛和教導。廣明兄長所教導的是個人嚴謹的自律生活——每晨四、五點即起身親近神，以及用各樣的智慧研讀聖經，至今仍感受益匪淺。

貴富兄長的關愛則在為人處世方面。他在和我們同一批全時間交出來(一九五二年)之前，就已在社會上做事幾年了，比起我們一些學校一畢業就獻身出來傳道的小夥子，自然是老練多了。記得有一次他勸誡我說，邵弟兄你若能學學某弟兄就好了，他的為人、他的處世，顯得成熟多了。我承認他說的這位弟兄的確是穩重老練，令人欽佩。我接受了貴富兄的勉勵，也曾有過一番努力，可惜成果不很理想，反而覺得太“人工”是否正確，可能貴富兄看我不太成器，以後這些年來，對我的教誨也就越來越少了。直到他病重離世，我也因多住國外，未能多見幾面，頗感遺憾，如今天人兩隔，只剩下心中的思念——相信他一生為主的辛勞必不致落空。到那日必從主台前領賞！

時刻儆醒(柯聯基)

“你們要依從那些引導你們的，且要順服；因他們為你們的靈魂時刻儆醒，好像那將來交帳的人；你們要使他們交的時候有快樂，不至憂愁；若憂愁就與你們無益了。”（來十三 17）

張貴富弟兄受主託付引導你們，為你們儆醒，那日，他在基督台前“交帳”時，在主那裡應得的份，主已經為他存留。

另一面，你們若“依從”他給你們屬靈的引導，能在主裡“順服”而得蒙神的喜悅，你們所結的果子，不但歸在你們賬上，也要歸在他的賬上；到那日他“交帳”時，必因你們的蒙恩而增添他在那日“交帳”時的快樂，而不是憂愁。

為他所留下的腳蹤，讓我們“想念”，也效法他的“信心”（來十三 7），直到那日在基督台前交帳時與他同歡。

謹此數語與張貴富師母暨全寶眷、並臺北活石基督教會諸位兄弟姐妹、諸位同工共勉。

昨日，甫從遠東各地訪問五十六日後，返美寫於洛杉磯寓所

主僕柯聯基二〇〇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監獄傳道(徐慧)

數十年前，我們還年輕，曾經一同在軍事監獄傳道，那些剔光頭穿囚衣的人非常渴慕真理，一時打開了福音的門，深深體會你是一個傳喜訊、熱切愛人靈魂的人，不久我們分道事奉主，現今你息了勞苦安息主懷，你工作的果效必隨著，蒙神讚賞。阿門。

於金山基督之家

憶張貴富弟兄(唐盧蘭如)

五十三年前教會需要一需些人去中部山區傳福音，張貴富弟兄、唐蘇民弟兄和我，就在那次組成一個傳福音的三人行。

我們在南投縣仁愛鄉（九二一地震最嚴重災區之一），霧社國民學校找到了三份教職，就這樣可以住在山地，一面教書，一面傳福音。

張弟兄用國語、台語、日語向原住民以及住在山中的居民傳講福音，那時二十六歲的他就知道我們在地上的職業都是副業，傳福音才是我們的正職。

那時張師母一個人帶著兒子住在北部，有一天，張弟兄告訴我們，他必須請假回家，因為第二個孩子即將出生，沒幾天又見他回到山地來，撇下妻兒。這使我想起馬太福音十九章 29 節“凡為我的名撇下……”的話。很多時候從張弟兄的生活中，會使人想起主的話來，激勵人起來愛主，跟從主。

這麼多年一路走來，特別是張弟兄生病的這一段時間，我的感覺是神借著苦難來看我們的信心，我們也常借著苦難看神的作為。

在艱難的環境、患難的日子，正是神操練我們信心的時候。

倪柝聲弟兄說過一句話：“信心是最長命的，我們一日相信，終身相信，我們被神放在信心的爐子上烤。”

感謝主，張貴富弟兄好像是烤出來的一件成品，已呈現在主面前。聖城中沒有一塊金子未在火爐中煉過，沒有一塊寶石未經過火，沒有一顆珍珠是未經苦難而產生的。讓祂照自己的旨意安排我們的一生，願榮耀歸與神。

貴富弟兄生命經歷旅程(梅森)

人生猶如立竿見影，太陽消失，竿子挪去影子就消失。要知道，多收的也沒有餘，少收的也沒有缺，不是我們有什麼聰明、智慧，離開祂，我們就會跌倒，離開祂，我們就缺乏，我們生活、動作、存留都在祂手中，我們需要耶和華，祂是我們的牧人，有祂我們不至缺乏。

我們出生母親肚腹，來到世界，我們沒有帶什麼來，也不能帶什麼去，賞賜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神是無所不在、無所不能，要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著標竿直跑。喜樂就是良藥，要常常喜樂，不住禱告，凡事謝恩，時刻與主耶穌聯結，這人便為有福。

貴富弟兄，我們深交、平素往來幾十年，我們不談別的，只談聖經上神話語的交通，無所不談、事事探索，最後總是顏歡面笑，快樂無比。

我也談談他的生平；他出生在臺灣日本帝國時代，長在農業家庭。靜而思動，遂向父親籌措旅費，準備束裝求學去；很快跑回福建惠安老家，那學堂裡有私塾老先生，只教五經四書，久而久之，口誦、心悟，就這樣打好了國文基礎。尤其對拼音最有心得。字母朗朗

上口，發起音來一點也不遜色。

回臺灣之後，木柵農校聘請他為國文老師，他學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字音清楚，說起話來，悅耳中聽。我問他為什麼會開口講論故事，他說從前到山上幫人家伐木，工余時候工人總要求我講故事給他們聽，開始時候，不知所云，然而我想起從前看過三國演義，把各個角色、人物連成一串，編排前後次序，就像說書一樣，這是講話的哲學，所以我今天能在這裡站講臺，不是偶然，乃是世界牽引我到神的國做工，把神的福音傳給萬民。

好景不長，日本投降之後，中央政府駐守臺灣，大小機關都被接收，公務員都要按照人事法規處理，送審的，都要憑學歷、資歷送到部會評分高低，發放薪津，不能送審的人就資遣。正處在山窮水盡疑無路之際，一家生活無著落，眼見明日即有斷炊之虞，神差遣弟兄告訴他，有一份送報紙的工作，每月收入足供你一家生活，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真是耶和華以勒，祂是不誤事。神又差遣教會弟兄告訴他，教會聚會所要請他當國語翻譯，那時臺灣光復不久，能聽國語的人稀少，弟兄能說國台語，於是開始了在聚會所的服事。

在聚會所服事時間不算短，也單獨去各會所講道，家庭講道也有十幾處，每日忙碌，不亦樂乎。離開聚會所以後，在本省弟兄家中教導聖經，單獨個人作傳道人，家庭福音做得有聲有色，每週必有一、二處聚會。

他的家教甚嚴，對兒女的教導一絲不苟，所以他每一個兒女都學業有成，只是我們弟兄，出盡風頭，也吃盡繳學費的苦頭。

幾年後寄一幅對聯送他，“靈魂相調生活何等愜意，神人同在世界不足稀奇”。就是說靈魂相調，時刻默想神的話，這就人與神有相當默契。貴富弟兄設立活石教會，一切由神負完全責任。我弟兄，一生辛苦沒有徒然，也滿了祝福。

至好朋友貴富弟兄(楊吳淑英)

感謝主，一生道路由主引領。我們夫婦倆是在檳城海邊由張乃省弟兄(貴富弟兄的叔叔)為我們施洗歸主的。民國三十四年日本宣佈投降，我們夫婦帶著兩個兒子回臺灣，我們坐五分仔車到木柵，爬山到貓空時天色已經昏暗了；當時的貴富弟兄很年輕，穿著短褲、T恤，正在作茶；因此得以認識貴富弟兄，且受到乃妙伯父母的愛心款待，並且雇了一頂轎子送我們下山，待我們如同親人一般。

當時貴富弟兄和我先生楊承義弟兄在教會聚會所一同服事，在新公園音樂台的佈道會，我們穿著福音背心遊街，口中唱著“需要耶穌”，心中滿了喜樂，能夠一起服事神真好；貴富弟兄與承義弟兄是負責台語翻譯的服事；到了老五家開始聚會，我們仍然一同服事。

民國四十八年，承義安息，留下八個年幼的兒女，貴富弟兄為此四處奔走，關懷我們這群孤兒寡母。且於出殯當日站起來做見證，口傳耶穌基督的福音，當時人人受感動，且有多人因此接受耶穌為救主，爾後熱心的在教會服事。先母病重時，他坐在床邊握著母親的手，給予許多的扶持與安慰。四十多年來，他對我們一家大小的關心照顧沒有間斷，是我們一家三代至好的朋友，最好的牧者，不斷分擔我們的憂慮，滿足我們靈裡的需要，可說

是我們屬靈的娘家了。

如今他當打的仗已打過了，所信的道已守住了，我們雖然失去了如此良師益友，然而因著他的教導，我們確信到那日我們仍然要再相見。

平安回天家(廖陳碧蓮)

日子過的很快，我們敬愛的兄長離開我們快一年了，我們很想念他！回想十幾年來一直的關心我們，照顧我們，鼓勵我們，扶持我們，有苦與我們同苦，有樂與我們同樂，我們的喜樂他都記得。感謝主賜給我們這樣親愛的弟兄，我們也因我們的兄長而蒙恩。感謝主，榮耀歸給主。

我們老五家的姊妹們很喜歡到我們敬愛的兄長家來，這個溫馨的家就像是我們的娘家，我們常常三五個人來享受兄長給我們從天上屬靈的糧食，使我們得飽足。我們的兄長當打的仗他已經打過了，要跑的路也已經跑過了，前面有榮耀的冠冕為他存留。

有一天我回來看他，他很高興的說，我們去山上走走，他就告訴我，當他最痛苦的時候天使來陪伴他，感謝主，雖然他被病痛折磨，但是神差天使來扶持他經歷過這些苦難，平安的把他帶回天家。感謝主，榮耀歸給主。

追念——數算主恩(曾張秀英)

民國四十年，一個禮拜天的下午，我和朋友蘇理，跟著她的老闆毛先生夫婦，四個人同往臺北新公園（現在的二二八公園），音樂台那邊聽人傳講耶穌基督的福音，雖然我仍聽不懂國語，也看不懂聖經和詩歌，但毛太太覺得很快樂（那時，她本來有自殺念頭），從此，我們三個女人就常常去聚會，連禱告會也參加，很快地毛太太就受洗，相信主耶穌。

那時教會中有十幾位弟兄姐妹聽不懂國語，就把我們分出來，由張貴富弟兄和鄭、楊兩位弟兄共同用台語帶領我們。

每天早晨六點十五分到七點十五分，每禮拜一、二、四、六及主日上、下午、晚上，不分老少都有聚會。張弟兄負擔教我們讀聖經，因為我們完全不認識字，使他倍加辛苦，主賜給他屬靈的智慧和夠用的恩典，把我們帶到現在堅固的屬靈生活，感謝主！

不到三年，聚會人數由十幾位增至上百人，有四對結婚是由張貴富弟兄證婚，他的證婚詞幫助了我。因那時候有人介紹一位富有的青年，而同時毛太太也介紹他們店內的師傅曾弟兄給我認識，我正處於兩難的選擇中；因我從小過苦日子，所以心裡正傾向有錢的那位，想要過好的生活。但張弟兄在講臺上強調，如果和不信主的人結婚，不要想會把他帶來信主，因為他站在地上，你站在高處，他很容易拉下你來，你很難把他拉上來，你會很辛苦。現在你未結婚，眼睛要睜大一點，好好選擇信主愛主的伴侶，不然，結錯了婚，就要閉著眼忍苦，像魚在鍋裡隨人的意思。我因此決心選擇信主愛主的曾弟兄，一同攜手同奔天路，感謝主！

四十三年，張弟兄到別處講道，因要聽台語，也喜歡聽他講道，我常常跑去他服事的地

方教會得造就。七年前，搬來木柵，得他很多的幫助和照顧，我感覺，在我一生中，從年輕到年老，從不認識主到愛主，張弟兄給我的幫助實在很多，感謝主賜給我們這麼好的一位福音勇士，他真是主的忠心僕人。

亦師亦兄亦友(楊寶山)

聽張貴富弟兄的福音佈道會，由他施浸歸主，已是五十年前的事，當時情景，至今依然歷歷在目，這一行動也是我人生旅程上大轉折。因主的特別施恩憐憫，長時間受教於他，在教會中耳濡目染，又在他身上看他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的榜樣（提前四12），受其深遠的影響，剛信主時，當時物質生活貧乏，但靈裡資源填補有餘，每天活在喜樂潮裡。少年、中年而老年的過程中，因神恩典福被，心中充滿感戴。

民國七十六年，他到我公司參觀，帶來一位年紀稍大的弟兄，當他看到現代科技，可用電腦配備，能編排出精美的中國文字而驚奇，對他身旁同伴說，唐弟兄，既有這麼好的設備，心中期待完成的很多讀經心得，讓它編排成書，亦請唐弟兄協助，做文字勘正的工作，擺在面前的這些書籍，也是在那時候起陸續完成，主讓我也能參與文字編排工作。

他雖已不在我們的身邊，當我們閱讀這些文章，好似他仍站在講壇上，或陪座在身旁，跟我們一起查經，一如往昔的教導我們，睹書思人，慈祥 and 靄的身影，永久停留在回憶中。

回憶(柯古隆)

回想自己十八歲時，陳則信弟兄帶領我信主，當時正在作鐵工學徒，張貴富弟兄在我初信後常來探望，鼓勵我參加聚會，追求認識主；只要一沒有參加聚會，他就來探望，很關心我，就像是照顧自己孩子般。

這段時期對他的印象就是：他不以自己的性命為念，肯擺上。因為他當時服事主，完全以信心倚靠主過生活，不拿薪水。身上常帶有神的權柄，困難往往一起禱告便過去了。

十九歲時，教會長老開會通過，接納我到教會擔任執事學習服事，約有一年的時間，在工人之家與他們同住，這段時間他幫助我從快轉去學壞的情形下回頭，進而教我讀書學中文，直到二十歲去當兵為止。當兵回來後，會所分開，我也與張弟兄分開一長段時間。

這段時期讓我感受他帶領我，不只進入因信稱義的地位，還更進一步因信追求成聖的生活。他離開會所這事，是他背負的十字架。令人敬佩的是，雖然有極大的困難，但他仍然繼續不斷的服事主。

後來知道他在木柵建立教會，很自然也就來到這邊聚會，在這裡讓我看見他和他的家都在事奉耶和華，給我很大的鼓勵。想起他對我說過：艱難沒有關係，不要失敗就好。的確他的一生有許多艱難，但我看見他沒有被艱難打敗，仍堅守自己服事的崗位。那美好的仗他已經打過了，而我們的呢？

最後，從挪亞的三個兒子各自得到不同的祝福與咒詛來看：要在即使是負面的環境中，作積極的事，才會得到祝福。所以以此勉勵弟兄姊妹，無論在怎樣的景況中，都不要停止

聚會，更要積極的服事主、服事人，這樣我們必領受從主豐富的祝福。

“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書二十四 15）

憶張貴富弟兄(魏陳雪蘭)

我和魏超明弟兄認識張貴富弟兄大約有二十多年，我們覺得他是一位神的忠心僕人，為主工作幾十年，不辭勞苦，一生為主，值得我們敬佩。他美好的仗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他已經跑過了，所信的道也已經守住了，實在是一位可尊敬的好弟兄。聽說被主呼召，就奔跑這條道路，道路是很艱難，但他不怕辛苦，不退縮，崎嶇難行他繼續向前走，實在不簡單。雖然遇到許多攔阻和艱難，但他靠著加給他力量的主一直堅持走下去，從不改變方向，不像很多人開頭是走主道路，不久遇到困難就改變主意了。

我們的張弟兄是位好弟兄，他幾次來新加坡栽培我們，他供給了我們好的方針、方向、目的、力量，指導我們讀聖經、多禱告、愛主愛人。從他身上嗅到了基督的香味，他的鼓勵、勸勉，使弟兄姊妹得到很大的鼓舞。記得最後一次被邀請來新加坡參加教會假日營時，他鼓勵我們早起去作晨操，我們一批弟兄姊妹和他一齊到海邊，一邊欣賞神創造美麗的風景，一邊作早操，他教導幾招保健術，我們大家都很开心，我們都把他寫下，現在存留著。感謝讚美主，他現在被主接去，我們心裡難免傷心，想到將來還可以見面，心中得到安慰。

於新加坡

我所認識的張貴富弟兄(羅錫明)

八十年代第一次在新加坡見到張弟兄的時候，由他的談吐，感覺到 he 像一名儒家學者。後來知道他在大專學生們當中服事，就更肯定 he 很有學識，不然怎麼會在知識份子當中服事呢？我們有一位曾經在高等學府當過訓育主任的老弟兄，一次在介紹張弟兄的時候說：“張弟兄的學問很好， he 說的話就是文章。”意思是說，把張弟兄所講的話記錄下來，不必經過修飾，就是一篇文章了。

張弟兄給我另外一個印象是，他的穿著樸素，態度平易近人，一點都不擺架子，不管是誰， he 都可以接納交通。在香港的一次事奉特會，我們一位弟兄因為睡覺時的鼾聲很吵人，大家都知道了，誰都不要跟他住同一個房間，可是張弟兄卻不介意和他同房，說 he 不怕被吵著。

有一年張弟兄來新加坡聚會處的特會（每年都舉行一次）當講員，張師母也一同來。那次的特會在馬來西亞的狄沙魯舉行。聚會完後我和妻子用私家車載他們倆去附近飛機場乘坐飛機，因為他們要去檳城探親。我們在路旁見到有榴槤攤子，便停下來，買了幾粒就在路旁蹲著吃，張弟兄夫婦倆也大大方方地，跟我們一起在路旁大快朵頤。從外地來的人對本地的“萬果之王”多數是掩鼻而退避三舍的（像外地人對待臺灣的臭豆腐一樣），張弟兄夫婦卻很喜歡吃。以後張弟兄來新加坡，若是遇到榴槤季節的話，我們總是要帶他去吃榴槤的。二零零二年二月本人到臺北參加事奉特會，承蒙鴻志、豔萍載我們去探望張師母

和郇慧。張師母一見到我，就記得是帶她和張弟兄去吃榴槤的弟兄。可見那次的事，在他們的腦海裡也留下深刻的印象。

張弟兄做事的態度認真，一點也不馬虎。記得有一年他來講了幾堂道，我們把他的信息從錄音帶裡面筆錄下來，準備要登載在我們的會刊裡面。有些弟兄認為要寄給他先過目才登載，所以便把講道記錄寄給他看。過一些時日他把稿件寄回來，一看之下裡面又圈又點，都是用紅筆寫的小字。原來張弟兄把講章記錄修改了很多，像老師給小學生改作文一樣，不但修改文句，甚至連標點符號也不放過。弟兄的治學態度那麼嚴謹，由此也看到弟兄在編寫屬靈書刊的時候，真是費盡了心思。

四年前他來新加坡，是最後一次來我們當中。主日他到我們聚會處講了道，他跟我們一班弟兄姊妹一同去用午餐。在吃飯的時候，一位姊妹告訴張弟兄一件事，她和另一位姊妹因為買樓房的事，被一位弟兄騙了一筆錢。張弟兄一聽之下，便義正詞嚴地說，教會怎麼可以容許這樣的事情發生而不管呢！其實張弟兄所不知道的，那位姊妹沒有說的，是長老已經在著手處理這件事情。他也叫雙方當事人在一起當面對話，為他們尋求解決方法，同時長老也嚴厲地責備那位弟兄。後來因為那弟兄實在賠償不了，只能賠償一部分，兩位姊妹也在主愛的光照之下接受了他一部分的賠償，事情才有個了結，這是後話。但是張弟兄當時對答姊妹的話，是在好些弟兄姊妹面前說的，他不會對姊妹提出的問題支吾其詞，不敢正面回答，乃是用愛心說誠實話，表現了他正義的一面。

那一年是一九九九年，張弟兄是因為新加坡基督徒聚會所的弟兄，邀請他來我們的特會作其中一位講員，另一位是江守道弟兄。我們特會的主題是引用哥林多前書十五章 58 節：“你們務要堅固，不可動搖……”是關於信心方面的事。每一次我們的特會，都是要求講員先跟我們提出一些有關講道內容的問題，讓弟兄姊妹們在小組交通的時候，可以根據這些問題來討論。那次我們也要求張弟兄給我們問題，我們接到從張弟兄寄來的問題，卻是關於事奉方面的。後來他到了，才知道他在主面前尋求、禱告的結果，是要分享這經節的第二句：“竭力多作主工……”。原來主所交托給弟兄對新加坡弟兄姊妹的負擔，是要我們不光在信心上面得著堅定，並且要在生命上成長，而產生外面的工作，就是如何在神兒子的福音上來事奉人，也要在弟兄姊妹當中用愛和恩賜而彼此服事。這正是新加坡弟兄姊妹迫切需要從主面前得著的勉勵。

其實在張弟兄的身上，我們已經看見一個常常竭力多作主工的榜樣。我們也深深地相信，張弟兄的勞苦，在主裡面不是徒然的。他雖然已經過去了，但是他所留下來那許多精心著作，以及所編寫的屬靈書報，都被主用來作弟兄姊妹的幫助。他現在也像亞伯一樣，神指著他作見證：他雖然死了，卻因這信仍舊說話。

寫於新加坡

懷念老朋友——張叔叔(陳正)

我的朋友張叔叔走了，讓我想起神的僕人摩西，他率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四十年間在曠

野漂流，忍受饑寒交迫、敵人侵襲、百姓的背叛怨言，終於到了人生旅途的終點，面臨即將結束的流浪生活，想起要進入迦南美地，內心有無限感觸，因而寫了詩篇九十篇。在這首詩的前半段，摩西感到人生短促、虛空，而且充滿罪惡和憂愁苦惱。然而人若轉向神，他的人生就會從消極變為積極，因此摩西在詩的後半段有個祈求，他禱告神請求他來幫助。

摩西懇求神，教他數算自己的日子，意思是領悟人生短促，愛惜光陰，使自己的一生過得有意義。我所認識的張叔叔，就是一個知道人生短暫，而努力充實自己的人。我有事去拜訪他，他幾乎每一次都是從書房裡走出來的。他把自己浸泡在知識的領域，他每天有許多時間，是在書房裡渡過的，以致他所說的話總是使人耳目一新，他所講的道，總是讓人留下深刻印象。讓我舉個例來說，三十年前教會流行街頭佈道、逐家佈道，許多教會用四律、福音橋等速成法，來訓練年輕人作佈道工作，教會如火如荼組織佈道隊，開往城市的鬧區、公園、醫院去傳報福音。那時大家都覺得這是愛主愛人的表現，沒有人有第二句話，但張叔叔對我說，他對這種佈道法感到很憂心，他認為弟兄姊妹不該只是學一些方法，應該對整個福音有詳細瞭解。於是他著手寫了福音勇士這本書，裡面有十二篇福音的基本認識，後來轉登在校園雜誌。幾年前我更引用他的見解，寫了我的博士論文。

再者，張叔叔不是一個空談的人，他從不宣染他作了多少，總是默默地、實際地作，三十年前我大學畢業，一時找不到工作，只有開銷沒有收入，心裡煩躁，張叔叔暗中送了我四千元，比我第一份工作的月薪還高，我之所以沒有因失業灰心氣餒，大概跟他的慷慨幫助有關。說到傳福音，張叔叔曾為了要傳福音，放下臺北優厚待遇的工作，五十年前遠赴埔裡霧社，在那裡教書；他也曾在萬華把福音挨家挨戶地傳，遇到許多難處總不停止。總之，他知道人生短促，他抓住神的應許，依靠神的幫助，把握每一個服事的機會，使他的人生過得有意義。讓我們效法他的榜樣，使我們的人生，跟他的生命一樣有意義。

一路推一路拉(陳建民)

我第一次遇見張貴富弟兄，是二十多年前參加了傳道人的同工退修會，當時我是二十多歲的文字工作的新手。聽他講道，說傳道人服事主，總要在兩方面能蒙主恩典，否則難以繼續下去。一是傳福音要有果效，多得信主的人。二是生活物資上要充裕而無缺乏。這兩方面若少了一樣，要維持服事的心還可以，如果兩樣都少了，恐怕要長時間的服事主，就委實有難處了。我聽了，頗有感動，說的一針見血！他又說，人間的劇曲文章喜歡描寫說，窮人的小孩比較有志氣，更容易功成名就。其實，富人的小孩物質充足，多得教育機會，多受栽培，在人生立足及建立成就，常常比較容易。意思是，我們不可隨意附和有些不切實際，而濫用了安貧樂道之說的道理。我當時深覺，這個傳道人講人生真相的，他的社會歷練，值得留意。

過了幾年我到大學教書，有一次帶了團契的學生參加畢業生聚會，又聽見了張叔講道。吃晚飯時，我跑去坐他對面，再三問了聖靈充滿的問題。一席話之間，竟感覺有一股暖流，如無形的水，從他身上不斷的流進我心裡，有一種翻攪的暖流感。於是我吃不下飯，便自

己跑去禱告。

再後來，有張叔的門徒引見，我就去了他家裡求教聖靈充滿的事，結果得著很大的幫助。那些年有一批年輕人跟著張叔學習讀聖經，收徒弟的這個故事，曾刊載於校園雜誌。我有點算是他“遠距教學”的台中徒弟吧！

我向學生傳福音，起初是使用了張叔的講道紀錄，叫“有效的佈道”。後來用熟練了，他叫我改寫，就成了“福音對話”。

當年台中信主的學生不少，就是因為張叔牽了這條在主裡有恩有情的路線，所以後來他們一有了機會到臺北工作或生活，都跑到木柵聚會，成了活石教會十分熟悉的人。那幾年張叔常去台中探望大家，他一來，我們就泡茶聚餐，邀請了許多同學來聽講道。時時傳福音，再加上台中及木柵兩地的教會有所拉拔，大家對主的認識和信心，都有了進步。信主的人也一直增加，而且弟兄人數多於姐妹。

我們都喜歡聽他講道，比看電影有意思多了。我也仔細留意他講道的方式，學習了不少中國風味的表達路子。直到後來才慢慢體會了心境與關係的查經，是有他開了路的。

接下來十多年，張叔一再邀我們來活石舉辦退修會。燕子一樣，我們寒暑假都一群人飛回來木柵聚會。最早，禮拜堂尚未蓋好，來聚會的人就分散居住弟兄姐妹家，張叔的老大，老二，老三家都被打擾了，老四當時還沒成家，就只負責忙別的事，和大家打成一片。還記得為大家煮飯的是張叔的侄兒一家，以及其它在教會服事的人，那時聚會還有烹飪比賽、腳底按摩、茶山賞茶，花樣之多，非比尋常。可是學習起讀聖經以及傳福音的方法，卻也認真異常，果效持續至今。一回想，心裡又感受了那時的快樂心境與合一之美，最是難忘。

我們看著活石教會豎鋼筋、灌水泥，龐大的禮拜堂剛建立時，張叔喜歡我們這些人和活石的教會兄弟姐妹一起主日聚會。

我問：“為什麼？”

他說：“這樣子可以讓活石的兄弟姐妹預先看見，聚會人多的光景是如此的好。那麼大家就會努力傳福音，讓教會坐滿。”

有一段時間，軍校的幾位老師帶領了許多學生來參加寒暑假的進修會（當時有人堅持“退”修會不妥，便改稱“進”修會，因為進比退積極而正面）。也有他校的各樣人物，都因聚會彼此認識了，現在看看當中許多結了婚的，成了知交的，可以說主的恩典、主的緣份，至今還延續著。

二十年來，張叔給了我們的提拔教導真是很大，更重要的是，他十分注重人心人情與聖靈之間的調和。這是一種不易教、不易懂的屬靈功課。可是，隨著時光流逝，我們也親眼看見了他把兄弟姐妹，一路推一路拉，一步步建立了活石教會。是一件不簡單的事了，能夠把大家散漫的愛主的心意，整合一起，這是一種深沈的恩賜，也是他在主裡的傳道努力。我們對他的懷念，常在心裡，是永遠不能忘記的。

忽然一年過去了，今天一抬頭，仍感謝主把張叔叔賜給了我們大家，想想，能夠一起懷念他的好，是一件很美的事情。以前張叔見了面不時說：“你們在台中，我們在臺北，雖

然大家不常見面，但是在心裡卻是天天見面的。”

是啊，即使如今，我們還是和張叔在心裡天天見面的。許多他的大小故事都十分有趣，只是紙短情長，一時寫不透徹。我覺得，一定有很多人和我們一樣的心，真的有無比的懷念。

羊群的腳蹤(歌一 8)(張宗齡)

“耶和華世世代代作我們的居所。”（詩九十 1）當我們有氣息的日子，主耶穌便使我們的生命與祂一同藏在神裡面。（西三 3）當我們規劃了寄居的、客旅的長途，收拾起殘破的帳棚的時候，（林後五 1）主仍要接我們到祂的永恆裡，與祂同在一起，享受祂永遠的喜樂與安息。（太廿五 21）因著這真實、美好的盼望，願我們止息肉體的悲傷，在靈裡歡愉、盼望！

我們敬愛的張貴富弟兄安息了！“是的，他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啟十四 13）

張貴富弟兄一生所走服事主的道路，可以作為今日羊群的腳蹤：

自甘貧窮

二十六歲的青年，正是春筍穎露、意興鵬程的時候，張弟兄卻選擇了一條卑微、貧窮、崎嶇的道路！主說：“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人子卻沒有枕頭的地方！”（路九 58）跟從這一位貧無立錐之地的主走窄路，若沒有主愛的吸引，誰有這大勇？張弟兄告訴我：“曾有一天早晨，長子要上學，便當還沒有著落！”那段日子，他在物質上確很貧乏，但因他的堅強、信靠，在靈裡卻蘊藏著豐富；誠如保羅所說：“似乎一無所有，卻是樣樣都有的。”（林後六 10）

有信心為主撇棄

路加福音十四章三十三節，主說：“你們無論何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門徒。”彼得、雅各、約翰等棄網投竿跟從主。（太四 18-22）。以利沙應以利亞呼召的時候正在耕田。（王上十九 19-21）教書先生——張弟兄昔歲與唐蘇民弟兄、盧蘭如姐妹在南投仁愛鄉向原住民傳福音；有一次，適值住在臺北市的張師母第二個孩子時要臨盆，張弟兄只回家處理幾天便返回崗位。這種為主撇下的信心和榜樣，令同工們敬佩難忘！

從主而來，還獻與主

張弟兄自奉很省，飲食簡單，理髮找最便宜的；但奉獻卻甘心樂意，不遺餘力！教會很多名貴的器皿是從家裡取來的。對於神學生的資助、肢體缺乏的幫補，有恆而慷慨。興建“活石教會”的土地是他奉獻的。最近在重病中又將自己在教會毗鄰的一棟房屋一樓奉獻作為“福音中心”。一個出身並非富有，相繼從事教書、經商、傳道的人，能有多少貲財？他所獻上的，幾乎盡其所有了！

研究聖經有精闢的見解，不陷入巢臼或傳統

貴富弟兄論學歷只高中畢業，亦沒有進神學院；但他對聖經的造詣淵深，見解精闢。他

不認為人有“原罪”；他洗罪性沒有遺傳；世人有罪是因自亞當悖命。“罪入了世界”，大地受罪的污染，人和萬物不能倖免。這與我國春秋“告子”的學說相近。他治理教會，反對“制度、規條、儀文”，他憧憬著建立的教會是不具形式，只隨聖靈自由運行、引導。

信徒接待

張弟兄家中經常接待一些傳道同工；外地來台的肢體亦曾聞名來依；本地年老無依的弟兄亦為之解決住處，照顧病痛。見證了主愛的實際。

出版著作

活石教會的用書中，張弟兄的著作琳琅滿目。晚年很重視聖經的歷史書。亦為了向大陸傳福音，編著“福音勇士”一書；采問答式，為傳道人及初信者所最愛。此書印發甚多，流傳頗廣；因此他創立了“路加出版社”，自己發行屬靈的書籍。如今撒手歸去；藥石良言，成為絕響！後繼將有何人？

終生耕耘，力盡方休

幾年前他打算退休，擬在天母買一層樓與師母在那兒終老林泉。有一天他在客廳閑坐著，猛抬頭見壁上出現一幅圖畫：一位農夫在犁田，那牛一路走一路搖頭擺肩，要卸下頸上的軛。他明白了，便對主說：“罷了，罷了，繼續耕耘。”

嫋嫋餘音

我們不同意世人說的“哲人其萎”！卻深深的領會主要他的僕人“息了自己的勞苦”。（啟十四 13）他誠然已經“打了那美好的仗”（提後四 7），“他的路徑都滴下脂油”（詩六五 11），“他的腳蹤何等佳美”（羅十 15）。讓我們“跟隨羊群的腳蹤”（歌一 8）。

思念您,我心中的父親——捎一封信到天上給張叔(林凱沁)

親愛的張叔：

從來也沒告訴您在我的心中我把您放在父親的地位上，也沒向您表達過這份稚女的依戀，因為知道您喜歡以在主裡的弟兄與人相稱，所以怕如此表達會讓您我尷尬，但是如今您回到天家一年了，我對您的想念像似喪親的悲情難去，因此我想，反正見不到您被熱情擁抱的尷尬，我定意將闊別一年的思念和稚女之情一併寄給您，以解悲親之痛。

以我與您共事多年的觀察，您會在靜默中以父親的雅量接受弟姐妹成長中的難澀外，您總是喜歡讓人享受基督的愛，勝於您的父愛，您總是把人愛得讓對方有著平等和自尊的感覺，或許這也就是為什麼我會認為您不是一個熱情洋溢，而是情感內斂深遠的人。

在我們的相處中，您一定很難想像，您雖然以如此謙和平等的態度，取代父性的光輝與我共事，而早年失怙的我，在心中卻尊重您如同面對不苟言笑的父親，並夾帶著一份兒女對博學多聞的父親那份倚賴和崇拜。

我很喜歡向您請益聖經，和討論對事物的看法，我常讚歎您的見解，而對我，您於真誠表達意見，表示對我所提的課題有興趣和贊同，我們常在一番談心論腦的精彩會話後，我們會在一種沒有明說的欣賞中結束禱告。最深刻的一次，是我跟您談到對傳道人的心理狀

態，和生命在服事中需要重整的部分，您十分強烈的贊成我的概念，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其實您不僅很“屬靈”也很“心理”。從那次後，我們似乎默契了彼此對事物理解的快速與前衛，有時我想，如今我負擔在對傳道同工的心理輔導和支援工作，跟您對我的默許有關。

在與您共事這些年來，您對待同工的態度，都是要讓同工感覺到自己是“大”的，大到可以對主自行負責，大到有主見開創服事內容，可是我卻在您的雅量中感覺自己的“小”，我的想法行事喜歡跟您再三討論後才呈現，因為我總在您的看法中拓展了我的視野，豐富了我的內涵，現在想起跟您一同服事的期間，我的知性得到莫大的滿足，不僅如此，您教會我如何思考，只是，父親阿！當年年少無知以為僅是享受您的博學，並讓您的學問豐富了我的知性世界，如今您走了，我有著很深沉的感受，其實您是在傳遞一份智慧和屬靈的資產給我，特別是在您走了這一年，我又年屬中年，服事的型態和位置大不相同於以前，在這當中，我常想到與您的討論和您對事物的看法，我的確用了您遺留給我的產業面對生活，每逢想到這點就格外想念您，您不在的這一年中，當我被困在成長中，或對服事有些新視野時，都想到，若您在，多好，好想聽聽您的看法，您一定會提示許多我未察覺的面向，而周全了我的服事。

張叔，我知道您一定會很冷靜的面對我的遺憾和想念，深怕因為愛您太多而影響對永生信仰的認知，其實我未失去天上再見您的盼望，只是暫時被分離的傷心造訪，這一年來，常像此刻，一想到您的睿智雅量和少許對我流露的慈祥，我就淚流滿面。

思念是種無聲無息的情緒，但卻可從行為去尋搜思念內涵；您不在這一年，我在上課中跟傳道同工常提到您的牧會理念，甚至明言您對我的影響，我開始用您的白水聖經準備講道，有一天跟傳道同工上課時，突然從心中好奇，您當年是以如何的信念在耕耘會服事各教會的傳道同工，您又如何教牧師傳道讀聖經，而今天我是教牧師傳道心理輔導，面向不同，型式和精神很近。

張叔，您的走，讓我體會好多悲親心理現象，我也可以體會您說過父親不在，兒子就會像父親的模樣，我知道，我的模樣不是從您來的，但您卻深深影響了這模樣裡某部份的內涵，以致於我是從我模樣的表現中，感受到對您的思念、對您的感恩，甚至一份“責任”，這份責任感來自神的呼召，和神將您的豐富賞賜在我生命中的恩典，以對您的認識，我想您一定會說“不敢當”，這是您這一貫的客氣，但是我卻在您每一個客氣中體會到含蓄的情分和支持，我知道您喜歡人願意對主負責，而我，在過去、現在到未來，我絕對按著呼召向主負責，可是在這之外，尚有一份請您暫且容許的稚女之情所致的責任感，我要以認識您為榮，不負您以身作則並慷慨的教導。

走筆至此，有著抒情後的坦然，較能接受您的確回到天家等我們了，我想以後我會用這樣的心情克服想念您的時候，我發現我熱情多感的個性在中年後更願意接受您內斂冷靜的影響，因此，跟您說再見了，如果在天上還有地上的服事生活形態，我願意再與您一起同工，若沒有，我則珍惜與您同工的回憶，並學習您愛主的精神，好好的服事這個時代，直

到在主裡再見您。

收筆之際，容我再告訴您一次，我謝謝您在我的服事生涯中您對我的肯定和教導，而在地上不見您的日子，我會很想念您，也因為您，天家多了一份吸引力，因為那裡有主也有您。

相約在主裡
您的同工凱沁

屬靈的父親——張叔叔(郭谷蕙)

我有一位天上的父親，一位生我、養我的父親，還有一位屬靈的父親——張叔。

二十年前，剛信主，經常在陳建民老師的“阿公店”出入，就在那裡認識了張叔。一認識就是二十年，張叔成了我的屬靈父親，他不僅在聖經上教導我，更在生活中以言教、身教影響我。若要記下這二十年來和張叔相處的點點滴滴，就不是一篇文章能容納的了。那……，這篇文章就只寫下一段感恩的回憶吧！

六年前，因金雄到臺北讀書，我們全家搬回臺北。弟兄姊妹看到我們回來了很高興，而我也期許自己像過去一樣投入教會的服事。但金雄的課業繁重，老二吳瑄又因身體不適，日夜哭鬧，而我更是日夜不分、身心俱疲。能為教會做的很少，我深深自責，心中非常難過。有一天下午，決定去找張叔談一談。走進張叔辦公室，才說了幾句，張叔就笑著說：“你什麼都不用做，只要照顧家就好了。”還開玩笑的跟我說，可以再生個老三，“生養眾多”。至今我還記得，張叔笑得好親切，好自然，沒有要求，沒有責備。如此屬靈長輩竟然讓我遇見……，當時有好多話想跟張叔說，但我卻快快地從辦公室退了出來，因為再不走眼淚就要掉下來了。

張叔病了……，他走了。這段過程中，心裡的震驚、難過、遺憾……，其實更多于自己的父親當年生病、去世。為何對張叔有如此深厚的情感呢？是因為他處處為別人著想吧！好懷念張叔！屬靈的父親——張叔，有一天天上再見了！

愛、生命與事奉(楊以琴)

來到活石之前（一九八八），便從教會輔導口中得知張叔很會帶領年輕人。這是什麼意思呢？我心中既好奇又期待。而後在神的恩待下，我竟有幸得以在張叔身邊跟著學習，轉眼十年過去……如今回想起來，只覺得自己從張叔身上學到的實在太少、太少了。

記得早幾年寒暑假（一九九〇），他經常到香港、東南亞……主領特會，一年中總有二、三個月不在臺灣，後幾年除文字論述、教會聖經班的帶領之外，更致力於中國大陸的福音工作，只是他平常談的不多……直到發病前的三、四個月仍計畫前往中國大陸，但因身體虛弱而取消……五月便感極度不適，十三日（六）前往長庚醫院住院檢查……

一路走來，轉眼十年……直到張叔生病（二〇〇〇年），才發現他是個年近八十歲的老人……每每同工會中聆聽著他談論著教會事工種種……總自然而然的教導我們如何從聖經

的觀點處理教會中的人、事、物……又當如何用主僕人的態度來服事神的家……他很少嚴厲地責備或要求我們，反倒用了許多比喻、例證……讓學習中的我們知道如何改正，聽懂了，便得著益處；然而儘管他對同工們是如此的包容，但他對自我的要求，卻常是嚴格的，好比主日講道，他從不為自己倒杯水，因為尊重神，所以在講臺上他從不喝水，而他除非出國或身體不適，每天總是第一個到教會……除此以外他也要求同工們在聚會前一小時必須穿戴整齊，在會堂做各樣會前的預備工作，打掃、預備聖經、禱告……從他身上我深深感受到主僕人柔和、謙卑、寬廣與捨己的生命態度，他對同工的教導和接納，常讓跟在他身邊的我，如沐春風。

記得好幾年前擔任社青主席時，走著走著……便不知該如何繼續帶領團契，於是便將自己的難處告訴張叔，心想他會教導時下流行的策略或方法之類的，沒想到他只說了一句話：“學著把他們放在心上！”而這句話則成為我一生事奉中極為重要、寶貴的“葵花寶典”！

此外，記憶中最得幫助的一段日子是講臺信息的謄寫，每當張叔講完一篇道，我使用三～四天，將信息內容一字不漏的抄寫下來(當時還不會使用電腦)，而一篇信息(約六十分鐘)不斷反復的聆聽，深深感受到張叔在聖經真理上所下的功夫甚深！因此每當一篇文字記錄完成後交給他，便不由得向他道聲：謝謝！因為收穫實在太豐富了！

而他近五十年事奉主的經歷，在面對臺灣教會界一波又一波的流行浪潮時，更常有著深遠、智慧、獨到的屬靈見解，讓身陷困惑迷思中的我們，常能保有“清醒的心”；“傳福音、熟讀聖經”是他的諄諄告誡，而他更常期勉年輕同工要花十年的時間傳福音。

晚年這段時間他則多致力於文字著述與聖經教導……我雖常感到他的心急，卻不太明白什麼原因。而他最後著墨最多、戮力最深的啟示錄，在聖經班中，也未完全講論完畢……

還記得四月十六日(二〇〇〇年)他證道完後的同工會中，告訴我們，他在講臺上感到自己的講論和人的思想是分開的……直到發病，他著急的召集同工……

最後一次在張叔家中的同工會，也是電療療程圓滿結束後的一次，原應歡喜快樂……但他卻告訴我們：他知道自己的身體仍走下坡……他對神的獻祭就到這裡了……他不能陪我們繼續走下去……說著說著便哭了出來……而後便是一段反復進出醫院的日子。

直到昏迷前的一次，同工們(宇科、鴻志、智豪、明珠和我)又再度齊聚在張叔病床前唱詩歌……我們多麼期盼著神蹟發生——讓張叔再強壯起來帶領我們！但張叔不發一語的聽著我們唱詩歌，直到懷安來到張叔病床前；突然張叔流著淚叫了一聲：“懷安！”大夥人跟著哭成一片……張叔開口說話了，他勉勵著我們：“不要悲傷過度、不要對神失去信心、我們天上再見！”接著和大家一一道別。

生命當中許多深刻的記憶，是很難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消逝的..常常感到張叔仍在我們的身邊，他仍和我們在一起聚會；就好像過去，每當他從辦公室下樓泡茶時，總會問一聲：“要喝茶麼？”將近中午 11 點半時回家時，總是先走到我的辦公室門口說聲：“要回家了……”，而我知道這一切的分離，都只是短暫的，有一天神要擦乾我們所有的眼淚，誠

如張叔和我們的約定：“天上再見！”

你來看(蔡鴻志)

“鴻志！你來看，院子桂花放香了。你要多聞香氣，花的香氣對精神很好。”很久以後，我才明白，張叔觀察到我常常沒有精神，因此當桂花放香，百合綻放時，他會帶我去聞花香，要借著花香醫治我。這種牧人細緻的愛，叫領受的人許久無法忘懷。

“鴻志！你來看，這些植物耐不住炎熱，都被曬乾了，夏天要是兩三天沒有下雨，就要澆水，院子的植物才不會曬乾。”有一次，我一時興起，在一個夏天的早晨，拿起大剪刀，學他修剪花木。他從樓上下來，看見滿院子都是傷痕累累的花木，他掩住心疼，沒有一點怒氣，只是苦笑地問我在作什麼，我說我在修剪花木啊！他溫和的告訴我，現在不是修剪的季節，要修剪植物最好在四月剛要生長時，或是十月生長遲緩要換季時再修剪比較好，現在是夏天正是生長旺盛的時間，不要修剪它。我知道我的熱心闖禍了，但他沒有一點責備。跟他一起學習服事的過程中，老實說闖禍出錯的次數不少，但他沒有用過責備的語氣，也沒有開過檢討會，頂多告訴我以後應該怎麼作比較好，更多的時候，連說都沒有說。

有一次，我用水溝的淤泥當作肥料施肥，他看見，告訴我，不要用水溝的污泥，澆上去植物會死掉，因為水中有洗澡的肥皂水及洗碗精的化學成分，植物會死掉。幾天後，他帶來一包廚餘，邀我到院子裡，他用鋤頭將廚余埋在桂花樹下，告訴我，三個月後再挖出來它就變成肥料了。三個月後的一個早晨，他帶我去挖出來，然後給桂花施肥，那年桂花開得比往年都要茂盛。他對有心學習以及大膽嘗試的人，總是積極的教我們怎麼作，而且常自己親身示範。

當我華神三年級時，有一次他告訴我，讀者文摘有一期講到人不應該吃掉太多肉，因為用一百人的糧食去養一頭牛，只能供應少數人作食物，卻使大部分的人沒有食物吃，他鼓勵我可以用這當論文的題目。原來，他以為我要寫論文才能畢業，我回答說，現在華神學制改了，道碩不用寫論文。很久以後我才明白，那陣子我有點發福，他很含蓄的鼓勵我寫這方面的論文，希望藉此讓我發現應該要減肥，不要吃太多肉，使我身體健康一點。

這就是張叔，平時不多說什麼，即使有時候說了，他的話中之話，總叫人要想很久才會意過來，有時候我心裡納悶，為什麼他不直接說就好了。後來，自己面對別人直接指正，才發現自己度量還承受不住。才明白他小心呵護我們，因為他知道我們可能承受不住。他總是用鼓勵代替責備。

跟他學習服事，院子是我的教室，他是一個生命的園丁，在當中他教導培養我作一個生命的園丁。他帶我去看有生命的植物，教導我怎樣照顧它們，它們的性情如何，需要是什麼，如何避免錯誤。言外之意，教導我牧養羊群也是如此。

張叔回到天家後，自己常常在院子中一個人沈思，心中有許多孤單落寞的感受，有時候甚至失去照顧植物的興趣。有一天發現泥土因為太久沒有澆水變硬了，植物變得焦黃快死了，趕緊拿起鋤頭將土弄松，之後用水澆灌他們，一段時間後它們恢復原來的光彩，在綠

意當中我彷彿聽見他臨終前給我的託付。之後，花園成為我心靈得到慰藉的地方，因為這一花一草都有他生命走過的痕跡，在每個季節更換之後，必定有生命的延續與再生。在當中，我彷彿又看見他的身影，呼喚我說：“鴻志！你來看。”

張叔——我的牧者、同工和叔公！（邱智豪）

活石教會對我來說，是一個家，一個比原生家庭更親密的家！張叔當然是我們的牧長、大家長了！而他的兒子，我們都叫大哥、二哥、三哥……。我永遠感恩的是，若非這個家使我生命蛻變成長，我可能仍是一個流浪漢！

我讀大學住教會宿舍（四樓），畢業後到中國主日學協會工作時住教會宿舍（五樓），結婚後住教會宿舍（頂樓）——一步步高升，念神學院到深坑服事後曾搬到深坑，後來一度又搬回木柵活石教會，今年因服事的需要再次搬回深坑，我相信無論我搬到那裡，或在那裡服事，木柵活石教會永遠是我的家，我愛這個家，我相信這個家也永遠接納我。因為我們的大家長張叔，對人是如此的接納尊重，對年青人總是悉心栽培，對遊子更是噓寒問暖。這樣的精神不只在木柵活石教會，也在深坑活石教會，更在每一個活石教會的弟兄姊妹身上流露出來。就像在深坑活石教會，人來人往之際，總有些人像楊寶泰弟兄一家，雖身在荷蘭，仍心系活石，皆因神借著活石教會，讓我們感受到一份“屬天的親情”。

從成為神學生開始，和張叔同工前後共計六年，包括他最後躺在病床上一年多的時間。我對他的印象是：聖經淵博、智慧老練、見解獨到、心胸寬廣、溫文儒雅、忠心愛主、熱心事奉、品味高尚……。

張叔講解聖經是一流的，不只在木柵活石教會如此，在海內外認識張叔的都如此評價。曾隨張叔到香港參加特會，當時的二位講員正是張叔和吳勇長老，後來才知道張叔多年來寒暑假都會到香港（其實還有東南亞）教導聖經，他們深深受益（在會堂裡不時會看到張叔講道的錄音帶）。在中國大陸，張叔以文字作媒介，也透過了錄音帶課程造就了許多同工！只是他很少提及，也從不透露奉獻了多少錢支持大陸事工。張叔也曾到華神延伸部教“耶穌生平”，康來昌牧師（當時的教務主任）對這課程評語是（大約）：見解獨到、具原創性，在國內很難找到如此熟悉四福音書者。

認識張叔的人都知道他強調“白水聖經”和“條目聖經”，這是他讀經的心法。“白水聖經”意思是不依靠註釋書或參考書，將全本聖經多讀幾遍，自然就明白了，因為聖經能自己解釋自己。“條目聖經”是將聖經幾節或一段經文用簡單的話寫在一字條上（條目），全卷聖經做一遍後，自然就掌握到該卷聖經的完整信息。所以張叔的著作——以色列的故事、先知的故事和使徒的故事，再加上耶穌行程和默想耶穌，還有一本關於啟示錄預言的小冊，就涵蓋了新、舊約聖經了！這樣對聖經所下功夫之深，不只現在的年輕牧者，連在老一輩的牧者之中也是罕見的。曾經和一位牧師交談時提及張叔，他非常感激張叔，因為在他年輕時，二次生命的關鍵時刻，都是神藉張叔帶給他更新和突破，以致今天他仍能站在事奉崗位上，他感歎地說，當時能傳講生命之道的牧長真的不多，對張叔的教導他一直

銘記於心。

張叔是一位有異象和遠見的牧長，他早年感慨教會在個人佈道之不足，就編寫一些福音材料，提供弟兄姊妹豐富的素材傳福音，後來陳健民老師建議將之改變為“福音對話”，便於和學生喝茶聊天時採用，效果甚佳。隨後又陸續出版“福音勇士”和“以弗所福音行動小冊”，並推廣到各教會，目的是希望傳福音時不必套生硬的公式，或只靠個人的得救見證，可以多角度切入，讓人瞭解福音奧秘。

當網路開始風行時，張叔就和同工商討如何借著網路傳福音，後來找了春男和翠琦負責，就成立了活石教會的網站。雖然我們在後續管理經營有些困難，但眼看今天網路的普及，眾教會和機構積極運用網路傳福音，就看見張叔在傳福音上是何等前衛和積極了！再者，成立活石教會學生宿舍，也是張叔的遠見，他總是不吝投資在年青人的身上，盼望培育更多天國人才，如今學宿的運作雖然停頓，但所結的果子豐盛，當初住在其中的學生，大部份是僑生或中南部學生，如今一些仍留在本教會（以琴、嘉瑞、董森、欣華、妙如等），一些回到僑居地（淑芬、亞惹、惠蓉、雄江、維政等），不少繼續在當地熱心事奉追求，有些更成了全職傳道人呢！

除了教會的事奉，張叔的待人接物的態度也令我經常回味！懷念每次到張叔家，都可喝到香醇咖啡和上等茶葉。每年年底，張叔總是自掏腰包請同工到山上泡茶吃飯，慰勞同工的辛苦，也在事奉上彼此勉勵。張叔也很少嚴厲責備同工或發脾氣，總是翻開聖經告訴我們屬靈的原則在那裡，記憶中只有一次，我們同工討論真理時，張叔激動得拍桌子，義正詞嚴地指責那些地方近乎異端，除此以外，他對同工或弟兄姊妹總是諄諄告誡，溫柔地勸戒。他給我們時間學習成長、容許我們犯錯、讓我們發展自己的恩賜，自己身體力行地作眾人的榜樣，這樣的同工經驗真是何等福氣！

還有一點不得不提，張叔在婚喪典禮上是非常的認真投入，一方面出於對弟兄姊妹的關愛，一方面也是傳福音的熱心。相信曾找張叔證婚的新人都有類似難忘的經驗，就是腿力要夠，新娘子真恨不得在婚紗底下藏一張小椅子。記得有一次的喪禮，告別式還沒正式開始，家屬在棺木前哭得非常難過，張叔有點嚴肅地叮囑不要像不信主的人哭得那麼傷心，我們是有復活盼望的人！當時我有點感到張叔太不近人情了吧！後來我瞭解，他是遵行聖經教訓：“凡我所行的，都是為了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林前九23），我想張叔身體雖然瘦弱，若在他墓碑上刻上“福音勇士”，大家必不以為奇。

回想張叔在地上最後的一段歷程，雖然走來坎坷和辛苦，令許多愛他的親人和弟兄姊妹不忍，然而他是那樣的堅定和充滿信心，坦然面對自己的疾病和死亡（更勝我們這些要關懷他的人）。我心中的勇士不是所向披靡、沒有懼怕或沒有絲毫軟弱，乃是在各樣苦難打擊當中仍屹立不倒，堅定地邁向新耶路撒冷城，如同保羅所說：“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至死亡，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使耶穌的生也顯明在我們身上。”（林後四9~10）

因著和明珠結婚的緣故，成為臺灣女婿，也和張家成為一家人，稱張叔為“叔公”，然而這叔公似乎是有名無實的，不過我樂意叫“張叔”更勝“張叔公”呢！因為在教會裡我

們都是一家人，都是弟兄姊妹，雖說張叔創立了活石教會，張叔的家人也熱心教會的事奉，然而活石教會是神的家，不只是地上的姻親關係（或各樣人際關係），更是天上的屬靈關係，如同耶穌所說：“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和母親了。”（太十二 50）

張叔是我敬重的牧者、我親愛的同工、我引以為傲的叔公！

願一切榮耀、權能和頌贊，都歸給天上坐在寶座上神的羔羊！阿們。

福音戰士(梁明珠)

張叔——我的四叔公，在我眼中，他是神國的一員文將，也是一員武將。在張叔內斂含蓄的生命裡頭，充滿著傳福音的熱忱及旺盛的戰鬥力。早年他穿著福音的鞋，走遍各地傳講福音；而在晚年，透過聖經教導、文字工作，他繼續為神國盡心竭力、戰鬥不休，直到安息主懷。

在相處的這十多年中，他是位睿智的長者、不多冗言的信仰實踐者、不多要求的生命榜樣者。我欣賞他“福音戰士”的風範。在我還是大學生的時候，張叔很支持青年人的事工，曾舉辦多屆台中與木柵教會的青年人特會，每次張叔都全程參與，用他的經驗也用他的真心來陪伴我們，許多學生也喜歡與他對話。張叔不擅用感性的言詞來表露他的情感，卻在實際的行動中展現他的關懷。歲末年終時，他用聚餐的方式邀約青年人及服事同工，在肚腹的飽足中，讓我們體會到他的愛。他是位認真的聖經教師，傾囊相授他豐富的聖經知識及生命經驗。他對樂意事奉的弟兄姊妹是非常支持的，用他的代禱也用他真誠但不多話語的態度。

在相處中，有二件事令我印象深刻：有一次張叔說到啟示錄提及基督再來，將帶著一批得勝的信徒與撒旦打仗的情景時，他的眼神發亮、聲音激昂，充滿著能參與者榮耀戰役的期待，我看到他內在戰鬥力的外顯，仿佛穿上戰衣預備要上戰場了——這真是一位戰士。另外，有時我們帶著二個女兒到深坑服事，下樓遇見張叔時，他總是喊她們小兵，要好好跟爸媽做基督精兵，雖然沒有清晰的鼓勵言語，但我體會出張叔對我們全家服事辛勞的瞭解及稱許。

張叔是福音戰士，也喜歡我們這些羊群成為福音戰士。他的戰鬥榜樣，是他留給我的最佳禮物。我也期待將來在天上的榮耀戰役，我還能與張叔並肩作戰。

與張貴富弟兄一同事奉主的日子(張宇科)

在張叔逝世一周年之際，為文紀念這位在主裡的前輩、師長，心中不禁感觸良多。當年筆者決定放下屬世的工作、專心服事主時，所面臨的環境是：“永康街會所”這一系列的各個教會已經逐漸式微，在筆者年幼時帶領教會的幾位長輩都早已離台前往別處發展，而在一般教會當中，像筆者這樣在既沒有神學院文憑、又無牧師或傳道人身分的人，想找到理想又能接納擁有“會所”信仰背景之人的服事工廠，也實在不容易，而張叔就成了唯一可以投靠的長輩了。在與張叔交通後，他非常樂意且無條件的接納筆者成為可以交通的同

工，又在事奉主的事上給筆者很多的指導，使筆者在與他共事九年多之間，學到很多有關教會的屬靈的功課。

雖然筆者是在張叔一生服事主的最後階段才與他同工，但就筆者所瞭解，張叔對二次大戰之後的臺灣基督教界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從他早年在“教會聚會所”（現稱為“召會”）的服事，離開會所、在各教會間遊走交通，後來在永康街會所，及耕耘會的服事，張叔提出了很多新的觀念、作法，都影響了現今的教會。甚至在活石教會的這十幾年當中，他在對大陸福音工作的策略、都提出了令人不得不去注意的觀念與作法。在張叔逝世周年的紀念特刊上，筆者原應多敘述張叔對當代臺灣教會之貢獻，以表對師長、前輩思念之情，但因筆者與張叔同工時日短淺，許多事情也多為耳聞、並未親身參與，實無資格寫這樣的文章、以免敘事不全反倒弄巧成拙。然而，今日在臺灣事奉主的客觀環境變化快速、難度日益升高、新的挑戰層出不窮，筆者自覺有責任借著分享與這位長者共事的心得，作為對張叔的懷念及對其教導的感謝，也為教會面對當今環境所應具備的基本事奉態度有所建言。

首先，張叔給筆者最深的印象就是“對真理的堅持”。這分堅持導因於“真理認知的經驗”不是來自人的教導，而是神親自的啟示。正是由於張叔經驗了聖靈對聖經親自的教導，真理對張叔而言就不再是死的字句、而是活的道路。而那些與張叔接觸的人，也同時感受到了這樣的不同，許多他們所無法解決或回答的問題，碰到張叔就能有答案、就能解決難處。許多人都會因與張叔有這樣接觸的經驗，而同意這樣的觀察。當然，筆者也聽說張叔的長輩及同輩之中，也有不認同他所領受的真理之人，認為他偏離主的道、破壞了前人的規矩。但我們實不可否認，張叔當時的作為確實影響了現今基督教界的許多的作法與觀念。因此，張叔在許多人心目中有先知的分量。然而，就筆者與張叔共事的經驗，真理的“原則”與真理的“具體實現”之間，仍有時空背景的差異的。因為每個人生活及工作的時空背景是會不斷改變的，仇敵撒旦也不可能毫無改變任由教會長大，它反像聖經上所記，如吼叫的獅子，隨時尋找可吞吃的人。隨著時間的前進，撒旦也在進步、也在壯大，任何在真理的具體作為上墨守成規的教會，都可能成為撒旦的盤中飧、咀上肉。然更應注意的是，原則與具體實現原本就是相輔相成的，具體實現有所變遷、事實上意味著原則有了更進一步或更完整的啟示。神的兒女都當對自己屬“人”的事實有所體認，神在真理上的啟示與教導，都可能因為人的問題而有所不完全。因此，從歷史經驗得知，神對真理的啟示與教導是不斷更新的，這絕不是說真理是會改變，而只是當人這個因素加入之後，人有限的智慧、能力、經驗，就多少影響了對“啟示的領會”。神的兒女對此必須有所認知，雖然神的啟示是十分真實的，受到啟示的人也有義務、責任去堅持，但面對屬人的軟弱，卻更須要謙卑儆醒在神的面前，隨時尋求、等候神更進一步的啟示或管教，免得一不小心就落在主的道路之外，甚至成了撒旦的同路人而不自知。創新與堅持是相互矛盾牽制的，也是相輔相成的，在這個多變的環境中，服事主的工人唯有謹慎行事，不急功近利，堅持真理的基本規模，同時也要充分運用理性的辯證，明辨創新的啟示，才能夠不盲從、不固執，好為教會帶來新的氣象。

其次，張叔給筆者的印象是對同工的照顧。生活層面當然不在話下，張叔觀察入微的知道每個人的物質需求，不動聲色給予幫助，正如聖經上所記，神所賜的恩典是不加上憂愁的。在屬靈上更是全力栽培，每次同工會，凡是張叔所知道的，真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給同工最好的屬靈指導，並用最溫柔的方式處理同工個人的屬靈狀況。凡此總總，跟隨過張叔的後輩同工，都對這種父愛般的照顧銘刻在心，不會忘懷的。依筆者與張叔同工的經驗，團隊服事的特質除了上述特點外，還包括了許多其它的要素，因為教會服事核心，是一群有固定目標方向，並對此目標負有責任的工人，所以同工群不僅像家人，也是工作的夥伴。教會的同工群其實與社會上一般的公司或組織法人沒有什麼不同，唯一的不同就是其目標與方向是屬神的（或說從神而來的）。因此，凡一個團隊需要的東西，對教會的同工群來說都是必要的，除了培養如家人般的關係以凝聚情感外，清晰的服事目標及分工、同心合一的使命感、明確的責任劃分、及公平的獎懲……等等，都是必要並必需的。其實，聖經上對這些團隊服事的運作法則是有明確說明的（參撒母耳記有關大衛作王經過的記載），少了任何一項，都會對整體服事有負面影響，進而衝擊到整個教會。筆者以為同工會的狀況是一個重要指標，它必須彰顯出一種“彼此信任以致可以無所隱藏、彼此開放以致可以暢所欲言、彼此接納以致可以相互指教、彼此相愛以致可以合一”的氣氛，如此，上述各樣的要求，才可以運作出來的。從少數的同工開始，逐漸推展到廣大的弟兄姊妹，教會團隊事奉的機制就會自然形成。

在活石教會與張叔一同服事的九年時光，是筆者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個階段，其中所學習的功課，對筆者都十分寶貴。雖然筆者目前不在活石教會事奉，但以上所提的兩點仍是筆者認為最重要的，也是筆者在目前的服事工廠與同工們共同的基礎學習。筆者認為，廿一世紀對基督徒來說可能不是一個容易的時代，在上個世紀，神的對頭撒旦在各方面都有長足的進步，雖然上個世紀的張叔及同時代的同工們，對現今臺灣的教會有很大的貢獻，但事實仍證明撒旦進步更神速，彼此之間的消長是極明顯的。回想張叔服事主的殷勤，戰死沙場的奉獻，身為後輩的我們更應努力不懈，站在前輩的肩膀上，為神的國開創出在廿一世紀所應當有的景像，以見證出撒旦的罪惡與失敗、神的公義與得勝。願神祝福在活石聚會的神的眾百姓。

我的屬靈父親(張翠琦)

感謝神！祂賜我兩位和藹可親及受人敬重的父親。一位是生我的父親，另一位是我的牧者，屬靈父親——張叔。

張叔，屬靈的大家長立下很多榜樣讓晚輩學習。服事上，我深記他要服事同工遠離三件事；金錢、權勢及情欲。而且他常提醒我們要詳細查考聖經，細心照料大小（兒童主日學至年長）羊群，提供屬靈的餵養及服事的出口。

張叔對福音工作是多方面的投入，尤其是六年前所作的網路福音。他將他的查經講義放在網路上，供更多人使用。他說如果他再年輕一點，他一定會學電腦。當時我想，張叔年

紀雖長但頭腦總是最先進，與一些食古不化的老人差太多了。這也是說，年輕人要與張叔溝通一點也不難。

生活上，我喜歡看著張叔行走時牽著師母的手，那種感覺似乎在提醒我們，婚姻應是白頭偕老，互相“牽手”作伴。玩賞各種杯子是張叔的喜愛。結婚時，他原要送我一組杯子，但當時的我對收集杯子沒有興趣，再來怕搬家時弄破了。但最近自己忽然察覺酒櫃內也增添不少組的杯子，這時才想到，原來興趣是互相影響的。

五年前，將結婚時，張叔問我未來的目標，那時我隨口答了：“做一個普通的家庭主婦，開放家庭。”張叔聽了，似乎覺得我志氣太小了，於是用聖經的一句話勉勵我：“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寶貴！其數何等眾多！”（詩一三九 17）。他要我不要太限定神的旨意及作為，凡事可以更勇敢、更深入的去。這也是目前在生活及服事中一再提醒我的一句話。

最後，我要再說：“張叔，謝謝您！您把我當成女兒來看待，不時教導、關心我。”“我們在天上還要相見，努力愛主！”這是您緊握住我和春男雙手時所告別的一句話，是的，我們會再見。

您第一，張叔(吳東獻)

跟隨張叔查經約有十個年頭，經文記得不多，老師的精神卻深烙心中。每次查經準時到場的就是他。學生遲到他不以為意，沒來的更是只有關懷沒有批判。在我家查經時，他亦然如是泰然自若獨佔鰲頭，我直呼“您第一，張叔！”。

人是健忘的動物，能讓人難忘的一定有他的特質，有些人天賦異秉，有些人天縱英明，有些人卻是努力修習，日日新，又日新。張叔勤讀聖經，精辟入理，將之精華串引成冊，教導眾人。念茲在茲的聖經學校由他開始成氣成勢，讀神的話，理解神的話，非聖經不可，聖經是神兒女信的憑據。因此他教學的重點由此延伸，他以經解經，不偏離聖經的教導，不參雜個人的意見，雖然乏味，沒有活力，但環環相扣不偏不倚，對神的真理，讓人無可推諉。

有人說知易行難，有人說知難行易。個人深覺知難行也難，皮毛之見當然容易，想見堂奧就不簡單。行也是一樣，能夠終生力行，一以貫之也是不簡單。張叔教學的態度是不懈怠，常保熱誠、沉靜聆聽、溫和以對。對於有不同意見的人，不以理服人而是以神的話相對，理亦解，神的話難懂，異議者一臉狐疑，但他點到即止，因為經歷聖靈才是解題之鑰。“被提”更是他的看見，他總是不厭其煩的諄諄告誡，要當勤快的人，將來主來時，才不致被撇棄，他對神知之深，也能身體力行，讓人印象深刻。

張叔走了，無牽無掛的到主那裡。留給人們的是不盡的思念，念他的愛，想他愛神的情，他的精神常在我們中間。

悼念一位可敬的屬靈前輩(張愛華)

猶記得民國八十一年夏天剛返回臺灣，向政大報到後，就趕緊展開尋屋的動作，以便安頓那即將自海外運回臺灣的行李。那時我們一家暫住基隆姊姊家，到臺北木柵一帶找房子也算是迢遠的路程（因當時尚無北二高）。跑了好幾天，正苦於無頭緒之時，長安竟然走進一家教會去探問，正巧遇見了凱沁姐妹，也就因著她熱心的協助，我們認識了陳大姊與蔡大哥，並順利地租到他們的房子。那時我們真覺得幸運，能找到一個靠近工作地點又環境幽靜的居所，又因佳偶團契親切的招呼，決定加入活石教會，覺得活石教會是一個很溫暖而實在的神的家，能融入這個團體是一件美好的事，雖然“她”與我過去參加的教會是不同類型的。

回想起來，當初對於活石教會感覺那麼溫暖、不虛華，實在是因為這個教會的弟兄姐妹大都是真實的基督徒，此外，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有一位可敬的屬靈長者—張貴富弟兄（我們的張叔叔）—在當中，讓弟兄姐妹們學習，並以他為中心互相關連、聯繫。他確實是大家的導師，一位關心每一個人的長者。

張叔叔有許多令人懷念、感佩之處。我們曾住在他們樓上，那時我的兒女們正處於幼稚園及小學的階段，跑跑跳跳、叫鬧喧嚷是家常便飯，張叔叔一家人卻毫無怨言，後來我們搬家至另一住處，樓下的小姐屢次上來抗議小孩們行動過於大聲（不曉得是不是隔音較差），更令人回想到以前張叔叔一定常常忍耐著我們的噪音，卻從不抱怨。此外，住在他家樓上，更可以便利地得到他的關照。有一回，他發現我略有感冒之狀，就教我如何以蜂蜜檸檬汁抑制感冒，快速復原，過不久，又請張師母端來一杯現榨的蜂蜜檸檬汁讓我飲用，那時所感受到的愛心，真不是一句口頭上或精神上的關懷而已，而是謙卑地服事一個晚輩的實際行動！

在與張叔叔共處的年日當中，受益良多的是他的講壇與主日學。許多的主日，我在會堂或副堂中聽他鏗鏘有力的講道，看他清曠有神的面容，真覺得他是神的信使，將神的真理清楚地陳明，教導我們明白神愛人的美好旨意與信徒的處世生活寶典。此外，我也很喜歡張叔叔在喪禮中的證道，好幾次，我們詩班與他共同在安息禮拜中服事，我非常佩服他對喪家的關懷，有時很遠的路他也趕去安慰，在禮拜中他每能以一篇富於人生哲理、透視人生境遇的講論，導引出神所為世人預備的救恩的美好，我感覺到張叔叔真是會把握這種未信者接近基督教的機會，所講的信息長度剛好，且是完備而精要的福音，不但給眾人安慰，更令人嚮往歸屬於神國之美好。

我和宋佩、芝華姐妹曾有幸受教于張叔叔的“私塾主日學”。說是“私塾”純是因為一種感覺，因那是一個規模不大的小班（從未超過五個人），而且在一個小小的閣樓（“方舟”）上課，我們這幾個同學頗有“入室弟子”的感覺，因為很親切，材料很豐富扎實，可以針對個人的問題深入地回答，真像是一個家教班。

我們讀了“士師記”、“箴言”、“傳道書”、“羅馬書”……等等。張叔叔真是不計代價、不辭勞苦，有時他在為我們上課後還得講道。他體貼我們這些周間忙碌，而又想學習者的心，就願意在主日早上撥空，為我們預備整套的教材，還請以琴打好字，我們只需

到場即可，一年多的免費講習，卻連一點小禮物都不受。如今我和宋佩有時在方舟裡討論事情，常會彼此會心地一望，想到我們過去共同在此受教，想到他忍耐地等待我們的晚到，我的瞌睡，以及為我們釋疑解惑的話語，真是何等寶貴的時光。

認識張叔叔八、九年中，真是感受到他言教和身教的美好，他的知識廣泛豐富，但從不端出長者或專家的權威，總是以分享的口氣相談，我曾請教他教養兒女之道、買房子之事宜，他都給我智慧的指引，與他談過後，常覺較為開通了。在我的服事上，他也常常對我鼓勵、期許，使我不覺壓力，但感應該努力向前。他也能與大家同樂，共品咖啡，共嘗美食，教我們一些簡單而有用的健身操，令人印象深刻，他如溫煦之和風，與他相處，不覺無聊或重擔，而有眼界開展之感。

想想我們的張叔叔，他是一個開創者，敢在中年之後再開展一段建立教會的艱巨事工，奉獻他半生辛勞所得，創設了兩個會堂，又為神招聚一群弟兄姊妹共同為社區、外地客的靈魂得救與信仰造就來努力，晚年且從事相當耗費體力與腦力的文字事工，一樣是無財務上的投資報酬可言，這一切反映了他一生為信仰真誠的付出，以及他作為一個福音勇士的殷勤不倦，他實在是留下美好的典範。在他最後一次的講道（九十年四月十六日）中，我有特別深刻的印象，他以“守住信仰”來勉勵我們，他似在告訴我們，他已跑完當跑的路，守住當守的道、打過那美好的仗，要我們接好他傳給我們的棒，再跑一段改造人心使之歸向神國的路。是的，我們應當振作起來，因有像張叔叔這樣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繞我們，我們應當快奔那信心的道路，不要再閑懶不結果子，而應攜手合作相愛，到我們見主耶穌與張叔叔時，才不會羞愧呢。

默想張叔(楊金月)

二〇〇〇年夏天，正值全家訪美停留之際，張叔腦瘤消息越洋傳來，令人錯愕！無法相信這樣的事會臨到他身上，當時多麼盼望神的話此刻就安慰我們說：“這病不至於死，乃是為神的榮耀。”（約十一4）然而教會那個主日的講臺卻是提摩太后書四章9~14節有關服事的信息，就在那時第6~8節：“我現在被澆奠，我離世的時候到了。”這幾個字以百倍般的速度放大進入眼裡，像是一種宣告，又像是一種安慰。心裡最深的祈禱仍舊是“主啊！你所愛的人病了。”（約十一3）若是你肯，必然可以叫他像拉撒路一樣死裡復活，然神有美意不可測，那美好的仗，當跑的路，張叔已完成，息了世上的勞苦，進入神同在的榮耀中。

從不知道張叔真正的年齡，也沒有特別問過他的家人，總認為他的心和我們一樣的年輕，沒有距離，一顆極具包容力的心，贏得教會弟兄姊妹與同工的信賴與敬重，記得有次在我們家中查經，有位新來的朋友，雖然一開始便表明自己是個天主教徒，然張叔卻連忙說：“不要緊！我們同信一位主。”在場的人，無不感受到他的誠摯和睿智。

與張叔查經將近十年，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他教導我們要不斷地傳福音與操練敬虔的心，“惟獨敬虔，凡事都有益處，因有今生和來生的應許。”（提前五8），若我們的心竅

能習練通達，就能明白神純全可喜悅的心意，每星期固定的查經班是我們心靈的“醫治中心”，屬世的勞累常使我們傷痕累累，“愈挫愈勇”只不過是一種自我安慰的藉口，然借著查經，張叔將基督的真理豐豐富富的辨明在每個人的心中，激勵我們向著標竿直跑，對於一些尖銳且懷有敵意的問題，也能給予客觀、中肯的答覆與引導，實在是不可多得的良師益友，他這一生成了一台最精彩的戲，獻在神與世人的面前。

回想十三年前進入活石教會，雖然經由凱沁姊妹的引介，然對我們最吸引的還是張叔講道的特質，及他牧者般豐沛的屬靈人生哲學，（儘管活石的聚會型態與我們之前的教會背景十分迥異）為此，我們甘心學習他服事神與服事人的榜樣，今夏從英國回來，張叔已安息，對重踏教會之門，有些躑躅與情怯。

走在萬興國小旁的人行道上，常會遇到張叔正來往教會與家之間，彼此間雖不曾因為打招呼而駐足停留，然就在他的回應中，可以“坦然”地往前行，如今與他“不期而遇”的機會不再，然“天家再見”亦為期不遠，因為我們都在往回“家”的路上走！

良師益友話張叔(陳玉妹)

聖經教師

因緣際會地來到“活石”，是因為孩子參加教會的暑期兒童夏令營。留在活石，則是因著渴慕尋求聖經中的寶藏，而帶領我進入那流奶與蜜的豐盛之地者，正是教會的大家長——張貴富弟兄。

認識張叔，是從家庭聖經班開始的，每星期四晚上的查經，他總是第一個到達輪流開放的家庭，耐心安靜地等候弟兄姊妹，十多年如一日，從未間斷。除了出國外，絕不無故缺席，既使假日也不例外，其認真、嚴謹、負責任的態度，成為我日後服事主的最好榜樣。

張叔研讀聖經，有其獨到的見解，帶領我們查考聖經更是傾囊相授，對於弟兄姊妹發問的問題，教導我們必須回歸聖經經文的前後順序與關係，思之再三，要我們養成遇事存在心裡，反復思想的生命內涵。

記得張叔曾說：“讀新約，最要緊的是把『耶穌生平』弄清楚，只要把四福音書讀熟，到了後面書信部份，自然就通了。”至於舊約，張叔則告訴我們，先要將歷史事件中的人、地、事、物、時間及發生經過的前因後果弄清楚，再試著轉化成一幕一幕的畫面，像看電影情節似的，讀起來也就不覺枯燥乏味，反覺生動活潑，印象深刻。而先知書則是穿插在歷史書中，時空距離縮短了，困難度也就降低了。

張叔因此鼓勵我們，為了要讀明白聖經，必須勤讀、熟讀。他說，日語中的用功兩個字，含有勉強的意思，勉勵我們讀聖經要努力下工夫，還要帶有幾分勉強才行。記憶中，記載耶穌生平的四福音書，是我們查的最勤、次數最多的經卷。如今，在張叔的遺著中以“默想耶穌”一書，堪稱為其精華之所在，對於每日靈修及生命的更新變化助益良多。

生活導師

跟著張叔查聖經，是非常生活化的，除了以聖經真理作根基外，還時常告訴我們要將信

仰落實在生活中，叫人能看見。他教導我們要隨身攜帶一本筆記本，記下每天發生的新聞、事故、或特殊經歷以及心得感想，再加以整理，就成為日後與人交通、傳福音的最好題材，而不是一般的八卦新聞。

張叔為人極為細膩，即使是生活中的瑣事，都能成為他生命經歷的小故事，常在查經中分享他傳福音的見證，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往後再讀經文，每讀到相關經節，總會想起張叔的點點滴滴，彷彿又看到他那搖頭晃腦的神情……

一九九五年我曾因手術住院，在出院後兩天隨即回到查經班，張叔見到我，馬上拿了一個坐墊，親自為我墊在背後，體貼細心之情，令我感動！

有一次，張叔從洗手間出來，拿著一張衛生紙，順手往副堂窗戶的框子上一抹，正巧我從旁經過，就跟我說，這是廢物利用，隨手擦一下，不用什麼力氣，也不用什麼時間，還能讓框子上的灰塵少一些，是很不錯的方法！所謂“抹布擦過的地方不會生蟲”這是張叔勉勵我們的，平常應當勤於清掃整理環境，不但可以活動筋骨，還可達到健身的目的。

還有一次，國靖和我才踏入教會，就看見張叔正在院子中，打開地上的一個蓋子，國靖問說：這裡面是什麼？“化糞池啊！”天啊！原來是教會廁所的馬桶不通，張叔自己在清化糞池啊！這是何等的傳道人，竟然卑微如此！令我刮目相看！張叔還適時的傳授我們水管不通的一些訣竅，並告訴我們請人做，若沒有抓到重點，還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日後，當家中的水槽阻塞時，我們學習張叔的做事精神，親自拆下水管的凹槽處，將一些纏繞的頭髮及垃圾清除，解決了排水管不通的困擾。

張叔也是一個勤儉、有節制的人，常說基督徒應該過簡樸的生活，而他自己的生活作息是簡單規律的。每當查經後，奉上點心時，也只是淺嘗即止，總以吃多了身體無法吸收為由，婉拒弟兄姊妹之盛情。他曾多次提及年輕往事，在日本統治時代，艱苦的日子裡，仍沒有失去對神的信心，蒙神特別祝福之後，還經常以空心菜煮小魚幹，來紀念那段歲月中唯一的一道菜，藉以提醒孩子們不要忘記了神的恩典。

張叔不追求名利，一生追尋耶穌基督的腳蹤行，在許多的事上，身體力行，奉獻時間與金錢，從不誇口自己的榮耀，因為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也必紀念。

屬靈父親

雖然在講臺上，張叔是一位令人敬畏的傳道人，但私底下卻是一位平易近人的長輩，經常邀請弟兄姊妹喝茶聊天，還曾親自帶我們去貓空爬山，以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來說，體力之好、腳程之快，真是令我們這些年輕人自歎不如！

在我跟隨張叔學習查考聖經之初，並未參加主日崇拜，因此心中常感覺虧欠，而他似乎也察覺到我的不安，於是當著眾弟兄姊妹說：“只要是主的羊，到哪裡吃草都一樣，主認識祂自己的羊。”主的愛是如此長闊高深，那種被接納、心靈得著釋放的感覺，頓時解除了我心中的愧疚感，讓我得以在聖經班中成長茁壯。

當我拋開一切掛慮，穩定參加教會中的各項聚會之後，張叔鼓勵我服事主。他說：“做一個基督徒，若不服事，就好像是一個人把一本聖經束之高閣沒有用一樣。”又說：“弟

兄姊妹聚會久了，沒有服事的機會，屬靈的生命就會退步。”於是在查經班、插花班、婦女會、詩班及團契的服事中，豐富了我的教會生涯，使我深深的愛上了這個屬靈的大家庭，願意委身其中，是的！因為愛，所以我願意！

在我開始帶領第一個家庭聖經班的時候，張叔特別影印了一份已經絕版的相關資料，幫助我在一些艱澀的聖經難題上，作正面的引導，不但在知識層面，也在生命的屬靈經歷上，提供了許多教導。教學相長的過程中，使我領悟到一個好老師所應具備的條件與內涵，期望至終能成為合神心意、討神喜悅，在神國裡盡忠的好僕人。

有道是“一日為師，終生為父”，感謝主的恩典，在我屬靈生命成長的過程中，預備了如此良師益友。謝謝您！張叔。

一千零一個日子(楊寶泰)

神向我動工的日子可以追溯到小學畢業的那年，我從鄰居要丟掉的書堆裡撿了一堆的“皇冠”小說，也包括兩小冊的馬太福音與馬可福音單行本。我窩在蓮霧樹上一頭霧水的大略翻過，什麼都不懂。很奇妙的，過了一周我被通知到麻豆的黎明中學就讀，那是一家天主教方濟教會所辦的學校。我懵懵懂懂的接受了一些福音的教導，尤其是耶穌降生時有幾位博士來拜的那一段。

出社會後的兩個重要工作老闆都是基督徒，但兩者的作法有很大的不同；前者幾乎都不談信仰的問題，也沒有將基督的信仰帶入經營管理，在經過與老闆的一段不愉快經驗後，我加入了永光化學。

在永光，除了強調聖經教導的經營哲學外，也從外面請了牧師與傳道人每個禮拜二早上都來，陪我們讀經與解經，董事長與夫人也幾乎從不間斷的來陪伴參加的人一同讀經。然而對我而言十年如一日，我這塊土地仍然夾在曠野的荊棘中，雖然有點感動，但是忙碌的工作與繁華的世界，總是有辦法將我得到的那一點點擠住。再接著一陣乾旱，很快的就如曬乾的糝粬，被風吹得無影無蹤。

然而神是奇妙、信實的，借著要原諒你的仇敵（羅十二 21）的一段經文，提醒我不要再去追查將我兒子撞成重傷而又逃逸的車禍肇事者，讓我和兒子都不再控訴，能夠很快走出那段時間的陰霾。我逐漸承認有一位主在掌握這一切，為了兒子可以從重傷康復，我曾禱告並許下願意受洗歸入主名下。然而，少薇是受天主教的洗，我們不能讓一家在禮拜天分兩邊聚會，因此這樣的承諾就被吞下不再提了。

神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在我們不知如何去行的時候，裕仁出面邀請我們到深坑去“捧”將去證道的公司副董的場。為了這一路照顧我們的基督徒長者兼長官，我們就以郊遊的心情到了活石教會。沒想到小小的教會竟然有那麼多政大的校友，還有那濃得不可化開的愛。我和少薇在愛宴後就在雲鄉山莊承諾下個禮拜會再來。

可是，我們兩人如多馬，不是那麼容易就接受基督教信仰，更何況我們是“帶藝投師”的。就在下一個禮拜，張叔來深坑講道，雖然不記得講什麼了，但是他的風範卻深深的吸

引我們。我未曾見過一位長者如此的溫文儒雅，樞僂的身材，目光卻露出智慧與愛。當下我只想著我到他這年紀時，能夠有如此的“修為”嗎？

為了爭取與張叔有更多的時間相聚，我和少薇就開始了追逐張叔的日子，我們不管新約或是舊約，只要是張叔開課，我們就去參加。在沒有高昂聲調與激情的夜晚，我們雖然經常忍不住打瞌睡或是與蚊子共舞，但是我們逐漸瞭解，張叔開課是為了想在有限的年日中，趕緊將福音傳出去，讓我們在傳講時不會因認識不清而誤導別人。

沒想到神只為我們預備了一千個日子，張叔在深坑最後一次的講道時提到了神不再向他說話……之後，我在他的家中與醫院裡，他都要我們要“剛強壯膽，不要怕”。望著他乾枯的身子，我們去了荷蘭，我們竟然無法說再見。

在荷蘭，我們一家接了不少服事的事工，雖然我們仍然感覺裝備不足，但是有張叔給我們的啟發與陪伴，我們不再害怕，我們希望將張叔在活石所給我們的，帶到荷蘭，並在荷蘭活出來。

感謝天父的奇妙安排，讓張叔替代我生父的角色，成為我屬靈的父親，在他的耳濡目染之下，我瞭解了基督的信仰，更從他的為人，讓我體會耶穌犧牲的偉大。在這異地，我總算瞭解了生養眾多，遍滿全地的意義。

我懷念這位在世上一千零一個日子，成為我永遠屬靈生命的父親。

張叔——我們屬靈的榜樣(周偉明)

傳道與作榜樣是同一件事，所有的引導均來自兩方面：教導與榜樣。感謝神，生命本身就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因著我們屬靈的需要，神賜給我們不同屬靈的老師，謝謝主將張叔賜給活石教會，讓我們得見一個活生生的教導，就是所聽見、所看見、親眼看過、親手摸過的。無庸置疑，張叔在聖經的教導是非常扎實的，老實說，剛剛開始參加母堂張叔的查經班時，因著對聖經不夠熟悉而一知半解，似乎是覺得張叔如同一本活的聖經，課堂上經常引用不同舊約、新約經文及各種角度解釋，讓我們明白，如同坐雲霄飛車般上天下地，當初雖然不甚瞭解，但是越多閱讀張叔的著作，諸如耶穌的行程、使徒的故事、以色列的故事、福音勇士等，才發現張叔對聖經之研究，實非我們所能及，更覺得他是活石教會的寶藏。當初就好像一位沒有經驗的採礦者，初初發掘到黃金脈礦，越深入就越覺得寶貴。

在基督的身體裡，我們往往需要不同的好榜樣，沒有了他們，我們就沒有可遵循的榜樣，更要緊的是，我們必須瞭解到，跟隨耶穌與跟隨耶穌的僕人是有關的，就如保羅對哥林多教會所說的，“不拘是猶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神的教會，你們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叫眾人喜歡，不求自己的益處，只求眾人的益處，叫他們得救，你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

謝謝張叔在深坑成立了深坑活石基督教會，讓我們在活石教會白白得到這份信仰，經常聽見張叔在傳福音的勇敢榜樣，包括他自己在主日講臺的見證，諸如在南投窮鄉僻壤傳道，在公司大老闆前的見證，好像看見保羅所說：“弟兄們，我還有未盡的話，凡是真實的、

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可愛的、有美名的，若有什麼德行，若有什麼稱讚，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你們在我身上所學習的，所領受的，所聽見的，所看見的，這事你們都要去行，賜平安的神就必與你們同在。”（腓四 8~9）

在私底下，張叔是一位泡茶、品茗高手，更是泡咖啡的好手，張叔經常邀請深坑弟兄姊妹到家中茶敘，那是一段令人懷念的往事，滿屋子充滿鐵觀音的茶香，混合著咖啡濃郁的香味，還有迷漫在空氣中的笑聲。此時的張叔是如此接近我們每一個人，和藹的福音長者是如此輕易近人，張叔謝謝您無私的愛，讓福音的種子，在我們每一個人的靈性裡澆灌啟蒙。張叔這些美好品格與榜樣，如同神對摩西的評語：“他是在我全家盡忠的”。這樣一位長者風範，實在是我們美好遵循的榜樣，更願張叔敬虔的後代能因此蒙福，奮起承接這福音之火炬，讓活石教會成為木柵、深坑地區的守望燈臺！

懷念所敬重的張叔(高文宗)

張叔是我們所敬重的，他的生命如同雲彩般的美麗，叫人好想靠近他。好像他時刻都準備好了，要接待你我一般，與他交談不只得著知識和教導，也體會到安慰和鼓勵。更讚歎張叔的生命可以把主的愛、主的真理、主的心意活得如此精緻。

回想民國七十九年五月二十二日，是我和麗玲在活石教會結婚的日子，那時我信主不久，認識的人不多，但感謝弟兄姊妹的幫助和扶持，事後林姐告訴我，張叔在婚禮前一直在打掃教會，特別是擦很高的玻璃，連年輕人都有點害怕，還要拿梯子的。林姊看到了都很緊張說：“張叔你要小心哪！”你們知道的，張叔的回答都嘛是穩穩的：“過兩天文宗結婚，到時候一定有許多未信主的朋友會來，我們要打掃乾淨一點。”事後我聽了，甚覺窩心，記得那時才加入教會不久，跟弟兄姊妹也沒有很熟，我是小子中的小子，但張叔服事的態度和精神令我動容，我由衷的感激這位老人家，同時也是我今後要學習的榜樣。

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我到中國東北去服事，第一次去那麼冷的地方，氣溫是零下二十度，但弟兄姊妹卻火熱愛主，渴慕主，雖然物質缺乏，但大家學習的精神和態度卻是叫我震憾。我去到一個地方教會服事，住了一個星期，有可能是太冷的關係而受到風寒，回臺灣後就咳個不停，咳了約二個月，四處看醫生也不見好轉，有一次去找張叔聊天，跟他分享，我說不到二句話就咳，他看我這樣子就說：“要不要到我家坐坐，我泡茶或熱咖啡請你喝。”我當然嘛趕快說好。張叔泡的茶好香，煮咖啡也是一級棒的，這是眾所皆知的，這樣聊了一會兒，他給我肯定說服事主很好，也鼓勵、勸勉和安慰我，使我倍感溫馨，因他瞭解我，他總是那樣真誠、溫柔的接待人，張叔心裡柔和謙卑，讓人從這位忠心的僕人身上看見主的愛和主的榮美。

雖然張叔不在了，他現在與主同在好得無比，但他愛主、服事主的榜樣，對真理的認識、瞭解和執著，深深影響著我們每一個弟兄姊妹，我也深信眾同工和弟兄姊妹一定能把活石教會建造成一個榮耀的、合神心意的、宣教的、得人如得魚的教會。

永遠的「張叔」(黃國靖)

認識張叔是我一生的改變，人生的轉捩點，之前雖然信主多年，然而在對聖經不明白及誤解的情形下，幾乎信不下去。

張叔從救恩開始教起，讀四福音、保羅書信、一般書信，使我明白真道，福音的真理，基督教與其它宗教的區別與不同，使我一直止于“勸人為善”的宗教信仰階段，如蟬脫殼般，明白真神，體會自己的渺小與不足，十多年來的教誨，如父親般的呵護我靈性的成長，直到張叔生病的前一刻，我們還在研讀舊約歷史。

張叔鑽研神學，有自己的神學觀，不流于俗套，自然有一番特殊的見解，這也是我喜歡受教的原因之一，因為這不是學院派參考書裡可以看得到的。

張叔治理教會依循著聖靈帶領，但不走偏鋒；來教會成為我的一種享受。張叔生性節儉不浪費，這也是我們跟他學習的地方，他很會種植花草，對植物研究也有他的一番見解，教會院子的榕樹長得太密了，他說：“這樣不行，會長蟲，要修剪。”逕自取來鋁梯，上高高的樹梢修理修理，七十多歲的老人家，還像年輕力壯的年輕人，說到做到，不耽延。他還教我們木炭的火如何點著，生活化的他，證道沒有高言闊論，鞭辟入裡，紮人肺腑。

張叔生病住進萬芳醫院護理之家，由於我們家在附近，萬芳醫院成為我們夫妻散步的目的地。雖然一年來他一直沒有醒來跟我們說說話，但能看看他，對我們卻是一種安慰。我們什麼也不能做，只能默默的祈禱他，快快好起來。

如今神有祂的美意，張叔一生都奉獻在傳福音上，他也希望家中的每一個人，都能成為一個傳福音的人，教會裡的每一個人，也都是傳福音的人，教會的成長，不要只注重量的增長，更重要的是質的提升。

萬芳醫院 1268—2 傳福音的人

八十七、八年間，翁景民弟兄曾來教會做兩次福音佈道，效果很好。張叔事後在閒聊中贊許翁弟兄是個“傳福音的人”。

張叔生病期間，仍然關心人的靈魂，在自己尚清醒之時，仍不忘傳福音給周圍病房的病患。看在我們這些後生晚輩，很是不忍。我心想這個“老人”，難道不知自己的病況嚴重性嗎？但在私下交通當中，知道他老人家早已預知自己的病情。十年前醫生已警告過了，這是舊疾復發。

翁弟兄現在已回天家了，病因是肺腺癌，翁弟兄住院期間，也是經常鼓勵癌末病友要有求生的意志。兩位愛主的弟兄一前一後被主接走，留給後人無限的暇思。張叔說翁景民弟兄是“傳福音的人”，我相信張叔也是“傳福音的人”。不是嗎？

那段采地瓜葉的日子

猶記得張叔在世之時，曾在教會六樓種些地瓜種苗，不一會兒就長出地瓜葉蔓藤來，有很多弟兄或姊妹分享了他種的地瓜葉，我也是其中的受惠者之一。

“收割”是讓人喜悅的事，因為有現成的果實、禾稼可享用，人們喜歡收割。“撒種”之前則先要翻土、挖溝。成長過程中要抓蟲、施肥、鋤草，須花很多心血照顧幼苗。張叔

施的肥料很環保，就是用糯米發酵過的渣，不灑農藥，吃得絕對安心。

張叔像個園丁，辛苦的耕耘教會的裡裡外外，我們就得在裡面享受被澆灌的滋味。和張叔聊天是最大的享受，不論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天文、地理，各種國家大事，人間小事，市井小民鄉談，他都無所不談，而且他都有一番鞭辟入裡的見解。

未成行的香港、大陸行

張叔過世前的一段日子都在忙以弗所福音行動小冊，以前他隔一段時間都會到大陸、香港走走看看，我很好奇張叔到大陸、香港是做些什麼事。有一次我就說，“張叔啊，什麼時候去大陸也帶我去，我可以幫您提行李。”張叔欣然同意，不作二話。

張叔是勇者，站在他面前才知自己的不足。張叔是全能者，聖經知識豐富。張叔更是一個聖經實踐者，他身體力行，從最小的地方做起。張叔證道會穿插一些生活上的小例子，不是大學問，但很受用。有時候以為耶穌的長相就同他一樣。

搞政治的人，一言一行都為了“選票”而努力。傳福音的人，一言一行都為了“福音”而努力。前面的人為自己的利益求好處，後面的人為他人的利益求好處。相信張叔到香港、大陸一定是求香港人及大陸人的好處。

病房

1268—2 病房，是萬芳醫院十二樓“呼吸照護中心”的病房，也是張叔在世最後一年安居之處所，神為他預備了一位二十四小時印傭照顧他，讓疲累的張師母有一喘息的機會。

我曾經有一陣子在“活石雙月刊”做邀稿、校稿的服事，楊叔負責排版編輯，楊叔最經常對我說的話就是“我們要對張叔的話語留下一些東西，我們努力做，我們催著他做，他會更儆醒，更有力量，我們對後人有交代，這是我們的責任。”

張叔一生的著作浩瀚宏偉，仰之彌高，望之彌堅，唯有伺立左右者才能得其堂奧。十年的查經生涯，建立起的師生情誼，至今想來對張叔甚覺愧疚，沒能盡符期待。1268—2 病房在我的心中難以抹滅，因為那兒有張叔的影蹤，有關心張叔的弟兄姊妹在那兒一起同心禱告的聲音，有家人探望關懷的聲音，有醫護人員忙碌的聲音。

燈熄了，油罄了。人來人往，如滄海之一粟。張叔之不平凡，在於他願做平凡人，這平凡人，成就了多少不平凡事。我願意向他學習。

把張叔叔的話拿來用(張淑鈴)

偶像從孩子斷根

記得有一次主日信息，張叔提到“偶像從孩子斷根”，他說兒女尚未信主，偶像先從兒女的下一代斷根，不要讓偶像一直延續下去。

因著張叔口中的這句話，讓我想起我的美髮客人中有好幾位都是“阿嬤”，她們都在家裡幫女兒或兒子帶孫子，而且這些阿嬤跟我提到，要兒女去教會實在很困難。我就和這幾個阿嬤說：“偶像先從孩子斷根。”先把孫子帶去兒童主日學，而且因著每天和這些孫子接觸，就可以天天傳福音給孫子。結果這些阿嬤聽了我的勉勵和提醒，就把孫子帶去教會，

而且天天跟孫子傳福音，一起禱告，幾年後，真的，這幾個阿嬤都把這些孫子帶到耶穌基督的信仰裡；而且最近也看到這幾個阿嬤的兒女漸漸開始接觸教會，最可愛的是這些小朋友在家中還會向他們的父母親傳福音呢！

真沒想到張叔的這句智慧言語，我就把“它”拿起來用，讓我帶領了許多人歸向主，感謝主，榮耀、頌贊歸給主！

橫柴拿入灶

我很喜歡參加禱告會，因為她是教會屬靈的中心，有長者一張叔引導我們的疑惑，從聖經觀點教導我們出黑暗入光明。

當我們在為某某弟兄或某某姊妹的靈命擔憂時，張叔都會適時為我們解惑指點，按照聖靈的引導要我們不要操心，就如同“取柴入灶”要順勢而為，不要硬拗。福音的道理就是這麼簡單，不要“橫柴拿入灶”。

憶(林麗慧)

經常可以在樓下與張叔叔相遇，是一位看起來那樣慈祥、溫文儒雅、滿腹經綸的長者。他總是將自己梳理穿戴整潔，精神愉悅，那時幫人帶孩子，經常會到樓下散步，所以常有機會遇到張叔叔，打招呼、小聊幾句是必然的。雖然不常有太多閒聊的機會，可是短短的幾句，依然可以讓人感受到張叔叔的生活智慧、信仰的信念。

回想當時經濟困難幫人帶孩子，加上自己小孩年幼，所以經常精神體力疲憊不堪，每每與張叔交談或是講臺信息中，常常得到許多的鼓勵與安慰，好似整個人又可以重新活起來一般。

張叔是教會的大家長，更是我與家人在臺北由衷敬仰的長輩。得知張叔生病至安息主懷這段期間，多少的祈禱、多少的不舍，溢於言表。不論是張叔本人或其家人所表現出來對神的信心，令人敬佩之外，也實在給自己上了一堂基督徒生死觀。

張叔叔這一生最大的願望，就是人人信主，傳福音是他老人家的遺志，我想身為基督徒的我們責無旁貸，就由自身做起，把握每個傳福音的機會。

憶張叔叔(唐恒利)

每天，只要我注意著，幾乎天天晨晚，張叔叔都準時地打從我家門前對面的國小牆邊經過。

開頭，總忍不住想叫一聲“張叔叔早”但，因為他走路都是“向前看”——目不斜視，所以，我的那句“早安”十年來始終沒入他的耳，只是在內心尊敬著他。

而我相信他，時時刻刻都在傾聽主聲音，他愛惜光陰，寶貴主對他說的每一句話。

張叔叔不富有嗎？不，他富有，不，不，他不富有。

他奉獻建立教會的地皮、大樓，盡心、盡性、盡意、盡力奉獻給主，再加上他一生的時光，誰能有這樣涓滴為主的心呢？

然而，……

我在一個下雨天夜裡，見張叔一個人撐著傘去趕公車……

他說了一句話，我還記得：“我們吃水果要在大出的時候，又便宜，又最好吃。”……

張媽媽說：“張叔叔平日飯菜很簡單，遇到有客人來到家中用餐，張叔叔會很高興的說，“托客人的福，我今天可有好吃的啦”……

我從小就迷戀英國偵探小說“福爾摩斯”，那時我覺得福爾摩斯是天下最聰明的人。

後來，當我還是青年人時，我心目中的物件卻是“張叔叔”，張叔叔的頭顱真的很像小說裡的神探，大而後圓的後腦，高高的額頭。

深邃而具智者的眼睛，一副代表著知識、智慧的深度眼鏡，尊貴而平易近人的笑容。

寬慈仁厚的心，為主傳道的熱力，瘦而走十架路的腳，扛著沉重的十字架的肩和雙手……我怎樣來回憶張叔叔呢？聖經上有一句話安慰了我：“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

溫柔的人有福了——張叔的道和張叔的路(林勝豐)

剛到活石的時候，覺得這教會的敬拜很簡單但……

“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他，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他。”

我喜歡唱詩歌的時間，有一部分的原因是覺得自己的歌唱得比別人好。即使一點也不是如此，但在不知不覺之中，就會享受那種可以唱對拍子、唱順旋律、高音跟得上，中氣撐得足的感覺。因而，在唱詩的過程中，想到的只是去表現自己，像是鳴的鑼、響的鈸，而忘記唱詩是要讚美敬拜神。而張叔在聚會中曾多次提醒：唱詩要先去體會歌詞的意思。想到張叔在聚會中的眼淚，我想我就更明白這話的意思了。

十幾年來，在聚會中有些事總是不變……

“所以凡聽見我這話就去行的，好比一個聰明人，把房子蓋在磐石上。雨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總不倒塌，因為根基立在磐石上。”

時代一直在變，教會也一直受到許多的試探和挑戰。在這過程中，不管是“閏八月中共攻台”或是“總統大選”的沸沸騰騰，張叔總是持定真理，本著聖經來餵養我們。好多年來，教會的人數並沒有明顯增長。但不像今日的電視新聞需倚靠各種“鹹口味”的報導來提高收視率，張叔則一直堅持傳講神所託付給他的純淨道理。那有根基的房子是立在磐石上的。

在主日聚會之外……

“康健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纔用得著。”

曾經有一段很長時間，張叔每個星期都會到秀明路二段六十六號一樓，講福音給我的親戚們聽。我知道他們並不是對福音很感興趣，但是為著一種禮貌上的客氣，他們會每星期來聽張叔講道。那時，我心裡常想，張叔明知道他們在真道上的態度，為何做這些不討好的事呢？何必這麼辛苦呢？許多年以後，我漸明白，張叔看見的不是他自己的感受，而是

別人的需要。他是何等熱情真心要與人來分享這信仰的真實和美好。

為什麼張叔可以是我們的張叔……

“但智慧之子，總以智慧為是。”

聽張叔講了許多年的道，到如今已記不得多少內容了。但有一點總是不忘的，張叔是用他的生命來見證他所講的道理。張叔的生活是跟他所講的是一致的。從他身上就可以看見什麼是真實的信仰，什麼是“然而叫耶穌從死裡復活者的靈，若住在你們心裡，那叫基督耶穌從死裡復活的，也必借著住在你們心裡的聖靈，使你們必死的身體又活過來。”不需要聲嘶力竭，不需要高言大智，他的生命就是那最好的講道。

那當走的路，那當守的道……

“你想這三個人，那一個是落在強盜手中的鄰舍呢。他說，是憐憫他的。耶穌說，你去照樣行罷。”

有時很怕看見張叔，那種心情就是做錯事的孩子怕被師長發現一樣。在主日結束要走出會堂的時候，有時張叔在門口那裡，若張叔忙著跟其它人問安時，就逃了過去，有時就硬著頭皮過去打招呼。就像那日耶穌在提比哩亞海邊沒有責備彼得一樣，張叔也從不多說，也不責備，更不強逼。但他那真誠的笑容，每每讓我為自己的光景覺得慚愧。張叔您希望的是要我們自己願意，自己明白就去照樣行了。

“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

憶張貴富弟兄(孫小萍)

張叔的形象道貌岸然，我不曾親近，也不敢主動跟他講話，有的只是問好，而他總是說：“你帶三個小孩不簡單。”

我在講臺上認識的張叔，是一位博學的長者，他可以舉例，讓我豁然明白真理。在周間，我則發現他是一位辛勤的園丁，而且樂在其中。

在張叔病中時，有一次想去探望，還是不敢，總覺得不太好意思，便要求二嫂陪我。記得那天張叔說：“孩子要尊重他。”這句話已深植在我心中，因為這是我的軟弱，是我該努力學習的。

給您的一封信(楊順華)

親愛的張叔：

三年半前，帶著您的祝福與您告別後，沒想到就再也沒機會聽到您說話了。耳邊彷彿還聽到您笑著對我說：“一個人出去，二個人回來啊！”當時我不好意思地以笑來回應您，嘴巴上沒說什麼，心裡卻是暖暖地，知道您是像父親一般地表達關心和祝福。

回想過去有幸能有一年的時間和嘉瑞一起住在您隔壁。感冒了，您和張媽媽會過來探望，給我們喝杯治病良方——檸檬原汁加蜂蜜；晚歸了，您會不時踱步來看看我們回家了沒，看到我們回來了，也只是微笑著說：“回來啦！”就又踱步離開了；而晚歸次數多了，

您才找機會告訴我們要休息，要注意身體。您知道我們對您的敬畏，所以總是很注意地怕給我們壓力。

還記得查經完後，和您一起走回家，總是需加快腳步才跟得上您的步伐，有時您還會緩一緩腳步等等我們，短短一段路，時而閒話家常。許多時候懊悔沒有多下功夫在查考聖經上，想您看在眼裡心中一定很著急，但您也沒說什麼，只是一再地寬容、鼓勵。

張叔您大概不知道，是您完全了我心中父親的形像。現在每當想起您，眼前就浮現您笑著說話的模樣，記得您說過：“生活快活，生命才能成長。”您的笑容向我展現了您生命的內涵，相信您會喜歡我如此紀念您，並以此為念，繼續前行。

順華敬上

想念您，張叔！（戴妙如）

再次坐在會堂內，淚，不聽使喚的就落了下來。

想念您！張叔。

想念您站在講臺上講道的景象，想念您的禱告。

似乎，再度看見您了！

看見您——蹲在花圃前拔草！

夏日午後，

您提著水管為花園的樹與花草澆水、洗澡；

扶扶眼鏡，您連窗戶也給它來個午後沖涼。

有時，您走著走著就低下身來撿紙屑。

您說：這是神的家！

有時，您提著大剪刀修剪樹枝；

剎那間，您就爬上梯子去修高處的枝葉去了。

身手矯捷如少壯青年，看得旁觀的人直呼：

張叔，小心！

走進副堂，忍不住要瞄瞄您辦公室的燈開著嗎？

從教會到田園大廈的路上，似乎看到您的身影了！

趕緊上前，叫聲：張叔！

然後，我又像小學生遇見校長一樣，

心裡歡喜——卻只會傻笑！

張叔，我真是想念您！

好不好笑？！您講的道我似乎都記不得了！

卻只覺一直聞到您煮的咖啡、泡的茶，香味繚繞！

我好想再喝一次您煮的咖啡！

您隨口說些什麼，都深富生命的智慧，

我要花好多年才能明瞭與實踐。
七十九年底，我來到活石，定了下來。
生命中幾次重大抉擇與轉彎，
您幾句話就把神與生命的智慧說給我這個小孩聽，
教我咀嚼再三、受用無窮。
是您，不急不徐、一字一句餵養著我的心靈，
教我更認識神，
才叫我這有著跳躍性格的不安心靈，
下錨在神的家，
有根有基的學習、開拓健康的生命。
是您，教我這個一直漂泊的人，在活石有了歸屬感。
是您，讓這個一直自己摸索的人心中——有了“父親”的形象！
張叔，我真的好想念您！

憶張叔(李嘉瑞)

十三年前剛來臺北上班住在活石學舍時，初次見到張叔，每次見面時總是小心翼翼，深怕做錯事；後因認識主，受洗成為基督徒，開始在教會參與兒童主日學的事務，與教會有更多的互動，對張叔才有更多的認識，之後才由恐懼轉為敬重。

記得初次參加張叔的查經班，心情像小女孩初次上學般充滿好奇，剛開始雖然聽不懂在說些什麼，然而在張叔一次又一次的解說下，才能對聖經有所理解，且發現聖經是個百寶箱，無論什麼時候都能展現新面貌，太神奇了；現在回想起來真要感謝神給我這麼好的屬靈老師，帶領我認識主。

有幸參與兒童主日學的事務，在服事中深深體會張叔對服事同工們的那份關懷、包容、體貼和愛；張叔給我們十分大的空間，只要是對兒童有益的，都肯定支援我們往前沖，即使失敗他仍然肯定同工們的付出。這麼好的屬靈長者哪裡找呢？我參與兒童主日學的事務團隊十年來最深刻的體驗是“往前走，是神喜悅的祂必成就。”

跟張叔更熟悉的時候是住在郇慧姊家的那一年，因郇慧姊去英國念書，我與順華住她家，順便幫她看家，因與張叔家有一門相通，天天都可見面，張叔見兩個小女孩每天忙忙碌碌，非到晚上十點鐘才回家就十分擔心，因而每天早晚都來看看我們在家否，張叔常開玩笑說：“你們這麼忙，租個帳棚住就可以了。”數次之後，我們修改作息時間，晚出早歸（八點前上班，十點前回家），現在想起來真的好窩心，有長輩如父親般的關懷真好。

我常對人說：我是活石的小孩，喝教會奶長大的，有幸參與其中，有好的屬靈長輩張叔帶領，真是一大福分，張叔現在已在天家了，但心裡面對他的思念，仍覺得他仍在我們當中。

寫給張叔的一封信(楊銀鳳)

敬愛的張叔：

記不記得，您在沈睡時，我按拍您的手臂，感覺到您的脈動。彷彿時光又倒回二十年前，我還是一個初入社會的職業婦女。托嬰給賈姐妹帶，正巧遇見您上門來問候，四哥那時還是剛退伍的小夥子，也順便隨手把紗門修好。我向您訴說上班真是勞累，您隨口就說有重擔的人到主裡必得安息，那時我很高興遇見您，因為您重拾我年少進教會的宗教情懷。後來我才知，有弟兄姐妹受您感召，住在萬興國小這一帶住宅，好方便周日到活石教會主日崇拜。

有一次我懷著第二胎帶著幼女出門，在路旁急著找身份證，臨盆住院手續怎辦才好？正好遇見救星您，趕緊上前問可不可以請您做我保證人，您滿口答應並趕緊招計程車，趕在下班前到戶政事務所，可惜不是同一鄰住戶不能做保，於是一起走過萬壽橋回家，那時我才恍悟金錢該花該省之道。

最榮幸的是，我是第一個在活石教會初創時，受您的感召在師大分部附近教會受洗。至今我還訝異，重聽的我在水裡重生時，彷彿聽到天籟歌聲，是水浸流過我耳朵的回聲，還是池邊的眾人的唱詩聲，那真是奇妙的經驗。

再來就是我婆婆癌症住院，您們一家人及教會同工都關懷照顧我們家，燦生也頗受感動，我們無以回報。我們還想說的是，謝謝您創辦活石教會，讓逸安、敦朴在兒童主日學留下美好的回憶，有助於青少年人格的成長。雖然我在靈裡沒有長進，請您不要失望，相信有一天，我也會像您一樣發光發熱，像主的容貌。

銀鳳敬上

沉穩、智慧的張叔(王憶愛)

每當有機會做得救見證時，就會提到張叔曾經說過的一則故事。

記得在慕道一段時間後，谷蕙姐向我提出受洗，我卻答說：受洗像被綁住一般，感覺不自由，現在還不需要。但這樣不成熟的想法在那年暑假安提阿聖經班中改觀。

張叔在帶領查經時，講了一則真實發生在早期中國大陸神學院內的故事：有一天神學院內出現一個聲音，把大家不為人知的作為全抖出來，其中不乏老師，此事震驚全校師生，而這邪靈還和大家以聖經辯論對答如流，正在大家無可奈何之際，最後有人以“是否相信耶穌為童貞女所生”將邪靈驅逐。

聽完覺得很有趣，心想連張叔也講一些怪力亂神的內容，然而神卻使用這則故事改變了我，使我瞭解到真正的平安不是人在教會內，或手持聖經，乃是罪得赦免，受洗歸入主名，讓主時刻住在我心中。

信主後，在一次查經班中看到張叔的包容，有位慕道友因住學捨不得不來參加查經班，查經班如平常般進行著，在張叔講解時，她突然歇斯底里地開始用力的撕聖經，當時只有四、五人參加，我們被這突如其來的舉動嚇到了，可是張叔卻不為所動，只是停了一下，

還是繼續講解，沒有責備，也沒有停止。

印象中，他總是沉穩，深具智慧，且以身作則；張叔！謝謝您的榜樣。

一封寫給我所敬所愛的張叔叔(李美珍)

張叔叔主裡平安！

我好想念您！從我起初踏入教會，認識主，接受主，事奉主，除了林姐，您總是我的偶像，您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我都在留意，這一切無形中已融入我的生命中。有一次，發覺自己的好些思想、言語、行動似乎很熟悉，“似曾相識”，想一想，噢，這不是張叔叔的影子嗎？

是的，您是那麼的關心我們，雖然我們是華僑，大馬生，畢業後回馬來西亞，也不能留在臺灣教會事奉。您還不惜代價投資在我們身上，教導我們，裝備我們……，這是虧本生意呀！記得，我們即將回馬來西亞時，我曾如此的對您，對林姐說：“很抱歉，您們把這麼多心思花在我們身上，我們卻一點也沒有回饋到教會，更不用說臺灣。”您說：“你們是我們差派回到大馬去的宣教士，回去好好的事奉主，事奉教會就好了。”您不是說說而已，我們回大馬後，您還是一樣關心我們，甚至與張師母到吉隆坡一趟，特別來探望我們這幾個大馬生。還跟我們搭巴士到雲頂一遊呢！您的關愛，怎不叫我敬愛您呢？

偷偷告訴您三個秘密，每個主日崇拜由聖靈帶領的“交通禱告”，您每次的禱告都流淚，也很喜歡唱“十架下我低頭靜默思想，主耶穌為何故受苦害……”我起初在想，張叔叔是個男人，是個我們敬而遠之、嚴肅、嚴謹的人（因為害怕您這屬靈人看透了我們的底！）怎麼這麼容易流淚呢？後來，我深深體會到，是的，張叔叔是個嚴肅的男人，但對主、對人的心情是那麼的溫柔！那麼的重感情！您知道嗎？過後，您每次流淚禱告，我也流淚了！您所愛唱的歌，也成了我的主題曲。特別是每逢我在信仰的路上，不知如何處理時，我總愛唱“十架下我低頭靜默思想，主耶穌為何故受苦害……”一邊唱，一邊思想，一邊禱告。再告訴您第二個秘密，有一次的佈道會（記得是直播的佈道會），會前，您發覺有問題，大概是“小耳朵的問題”，您打了個電話給那負責人，您氣得流淚罵那人。再次，我看到一個愛主、愛靈魂愛得那麼深的人，不願意許多來到教會準備聽福音的人因技術問題而無法領受到福音。鮮少罵人的您，竟會為此而罵人，甚至罵到流淚，我深深感動，並告訴自己“服事神不可馬虎”。您服事主的心，怎不叫我敬佩呢？第三個秘密，記得有一次是個香港僑生借教會舉行婚禮。您老人家自己一個人拿起掃把及水管向著高高的“天窗”又洗又掃，濕漉漉的，您努力地把教會打掃得乾乾淨淨，以迎接一對在教會聚會不久的僑生。看到這，年輕的我們豈敢不快快下樓幫忙呢？您愛人的心，怎不叫我們敬愛呢？

在初入機構事奉時，事奉中很難過，很失望，想離開教會，甚至想離開主……。就在這時候，您的影子就浮現在我的腦海裡，想到您事奉的生命力，您對主的完全……。這才把我帶回到主前，主的懷抱中。生命影響生命，您的生命影響了我，我總不能因此而灰心，更不敢輕言放棄。我不但不能離開主，我還要繼續且更積極好好的事奉主，還有許多的生

命還等著我去影響！人能使我失望，但我總不能讓張叔叔失望！也更不能讓愛我們的主失望！

您在病重時，我與亞惹去辦臺灣簽證，準備去探您。負責人雖說，簽證無法那麼快拿到，我們求她說：“我們要去探我們所敬愛的老牧師，他病重了。”我們也坐在一起禱告，結果拿到了。只是因一些事故無法去探望您。直到您去世了，我也還沒見到您一面。您知道嗎？到目前為止，我還是那麼的難過，張叔叔，我好想念您！您永遠永遠在我心中，您永遠永遠是我的支柱，您永遠永遠是我所敬、所愛、所佩的牧者。張叔叔，我想念您！

以馬內利

您所愛所關心的大馬生李美珍

緬懷我們的張叔叔(敬愛與懷念張叔叔的馬來西亞僑生)

他用他的口小心翼翼地教導我們神的話語，使那撒在我們心田的福音種子發芽長大，茁壯起來。

在他那活出基督榮美的生命上，我們實在地看見所信的何等真實。

感謝張叔叔有根有基地教導我們神的話語，一路默默給予關懷、鼓勵與禱告，使我們在返回馬來西亞後，雖然面對日常生活、教會生活和工作等方面的調適或試煉，仍然沒有遠離神。

我們的心存著感激，謝謝您使我們的生命因有耶穌而豐盛。今日您安息主懷，我們真渴望與您在父神家裡再相聚。

想念你(鄭惠蓉)

清晨若早起，總會在教會前庭花園看見張叔細心的修剪花草，並打掃庭院；中午放學回活石宿舍，則會看到他專心閱讀或寫稿；在主日的崇拜，起初不太適應他長長的證道，他諄諄教誨，我卻蠢蠢欲動；但不知何時起，卻開始享受他豐富的生命經歷、見證、解經。

回到馬來西亞，與美珍、亞惹、愛琪、淑芬、麗華見面，聊起在活石生活的點點滴滴，總是格外想念主日那長長卻滿有生命力的信息，不僅使我們靈命日益更新，且在當中與主耶穌相會。張叔是我們靈命的啟蒙者，他用諸般的智慧牧養，要把各人在耶穌基督裡完完整整的帶到神面前。

感謝父神！在我們的生命中，放下這一位牧者。

忠心有見識的管家——憶牧者張貴富(李淑娟)

最近把一本初信時用的聖經拿給孩子時，翻開封面日期寫著“七十七年八月十四日”。回想十四年前這天，是我第一次來到活石教會聚會的主日，也是主領我走屬天道路的開始。感謝主，活石教會成為我第一個屬靈的家，從學生時代、工作、結婚、乃至生子，猶如娘家般熟悉，“張叔”更是我所敬重，在至聖真道上忠心造就我們的牧者。

張叔的講道、帶領查經令我印象深刻，他不疾不徐地解明神的話，謹慎斟酌每句話，忠心按著神的真道餵養、供應我們，那時他已是約七十歲的長者，仍分別周間的晚上，帶領我們住學舍的這批年輕人，殷勤查考聖經，渴慕神的話。記得他常勉勵我們生命要“踩乎實”（台語），看到他在教會庭院修剪樹葉、掃地，在生活的小事上忠心，操練與主同行，我那年輕浮躁的心就再次被提醒。

張叔的謙和平實也在接待弟兄姐妹上流露出來，幾次到他府上喝茶交通，看到滿室的花草植物，覺得他正如耐性殷勤的園丁，默默作工，清香的茶和甜美的巧克力是張叔和師母那慈祥長者的愛。

去年參加張叔的安息禮拜，懷念之情使我無法抑制地流淚，是感動，是感謝，也是不舍，在我心中他是安靜侍立在主前，忠心跟隨主的僕人。如今已有榮耀的形狀與主聯合，正如耶穌所說：“若有人服事我就當跟從我，我在那裡，服事我的人也要在那裡，若有人服事我，我父必尊重他。”（約十二 26）

張叔的著作之一“默想耶穌”，近一年來是我靈修讀經禱告的材料，一如他的講道，從經文的釋義、默想中，神光照我裡面的虛謊和自義，要學主的樣式，柔和謙卑伏在神的權柄下，過全然屬祂的得勝生活。

親愛的弟兄啊，“我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聖靈裡禱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仰望我們主耶穌的憐憫，直到永生。”（猶大書 20、21 節）

我所懷念的張叔(張瑞真)

時間過得真快，張叔離開我們已經一年了，但過去與張叔相處的情景總是在心中縈繞，最近憶起昔日住在活石教會宿舍的種種，當宿舍中發生大大小小的問題時，我們總是會請出心目中的大家長張叔主持公義，有他出面，許多問題都迎刃而解，此外，張叔也非常注重弟兄姊妹的靈命，宿舍的查經班，張叔不辭勞苦的為大家傳道、授業、解惑，他也把多年來讀聖經的心得，整理出重要的經文以及查經綱要，鼓勵我們將聖經中的鑰句背起來，必會受益良多，借著有系統的查經，使我們能有效率的掌握聖經中各卷書信之精華，在靈命上得到很好的餵養，遇到軟弱時，請張叔禱告，常常從他的代禱中得到許多的安慰及鼓勵，周間進出教會時，不定期就會看到張叔站在高高的樓梯上修剪草木，或清理水溝，清掃落葉，感到這位令人尊敬的長者，為我們做的事的確很多，也無形中告訴自己，主動維護教會的整潔。

在教會的愛宴中，有次看到張叔挑選一條棕黃醜醜的香蕉來吃，並且津津有味的吃著，感到自己的生命跟張叔是大不相同，因我所挑的是一條外觀很漂亮的香蕉，毫無表情的吃它。三年半前我和銘仁結婚，邀請張叔到高雄為我們勉勵，他毫不猶豫一口就答應了，在結婚前夕，氣象臺還發佈颱風警報，結婚當天，奇跡式的風平浪靜，心中想，是一位屬靈的長者為我們禱告，婚禮過程一切順利，張叔當天對我們的勉勵，至今仍令人非常的懷念與感謝。

張叔離開我們到天父神的懷裡，想像著他在那裡，仍是努力的讀聖經，敬拜讚美神，以及為眾弟兄姊妹代禱，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才漸漸從不舍難過的心情中得著安慰。

懷念愛講故事的張叔叔(陳世英)

我們敬愛的張叔叔離開我們將近一年了，時常想到 73~77 年在木柵活石教會受他老人家的照顧和教導。

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是一位和藹的長者，中國的書生，靈性美好的長老。

我們剛剛搬到木柵，就蒙他帶同工來探訪，熱情地為我們介紹當地的人文狀況，這也是我們剛生孩子的時候，我們都可以就近請教他基督化家庭的教養方式。

然而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講道時，不是用教訓或煽動的口氣，而是好像一位父親跟你講故事，我們都聽得津津有味，慢慢地我們也喜歡自己去讀耶穌和聖經的故事，使我們靈性有長進。

而“泡茶文化”是小組或查經時最享受的時光，不管我們在分享或討論教會事工，他都拿出最好的茶和我們分享，陸羽的“茶經”也是我印象很深刻的。慢慢我學會他遇事不慌張，有話好好說的習慣。

張叔事一位外圓內方、火熱傳福音的屬靈長輩，他關切我們每只羊，每個家庭，有需要的，張叔都是按照需要暗暗的供應，有軟弱退後的，他都委婉的勸誡我們這些毛躁的小夥子，甚至受我們拒絕也不以為意。

從“以弗所福音行動”、“深坑植堂”可以知道張叔對人的得救滿有負擔，巴不得每個人早早得著福音的好處，好像當時主耶穌看到許多人因著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

他又重視文字工作，創辦活石雙月刊，栽培不少文字工作人才，我最愛讀他寫的文章，真像家書那樣親切，可以更認識他花很多心血來默想思考聖經真理的結晶。

說來我們真懷念在活石的日子，我們一起辦聖誕晚會、演話劇、開佈道會，還扮聖誕老人，有事就往張叔家跑，問題得到解答、紛爭得到調息、心靈喪痛的得他安慰……

最近才知道張叔是我們在那段時間生命的貴人、屬靈的長輩，他治理教會，不只是理念，而是用愛心作在我們（尤其是我）這小子身上，他教我們愛教會，就從打掃、清理環境做榜樣開始，讓我們知道聖經（尤其是以弗所書）所描述教會的實際，不像有些大教會熱鬧有餘，但對教會沒有向心力，我們都期待早點到教會參加禱告會、主日崇拜……等各種活動，為的是因為她太溫暖了，像我們寶貴的家，中午又都有愛筵，大家彼此熱絡，就像一家人一樣。

張叔也栽培訓練很多神的工人，他採用師徒制，用生活活給我們看，主的門徒應該是怎樣的，而且他有神國度的胸襟，他訓練出來的傳道人現在世界各地忠心事奉主、愛主，都因為有張叔的榜樣。

活石教會也人才濟濟，品質俱增，而且精益求精，為政大和附近地區提供一個屬靈的家。很多人因此生命改變，得著祝福，願神大大賜福，彼此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最後，我想分享，有一次我在查經班講了一個故事，張叔叔竟然鼓掌起來，他就是這樣一位愛神、愛護後輩的長老，願我們都彼此相愛、愛主更深，報答主恩，我想這是紀念張叔最好的方式之一，願榮耀歸神，活石教會能“天增歲月人增信、福滿乾坤恩滿堂”。

臺灣之旅(孫志健)

民國七十八年，我第一次踏上寶島臺灣，走在臺北街頭，車水馬龍，一片繁華的景象；我在熱心人士的幫助之下，來到了文山區為人看病。那日天色已晚，又因為房子的租約到期，當日就必須遷出，恰巧又來了許多活石教會的弟兄姊妹需要看病，心中真是著急；我就隨口問說：“此處可有旅店可以住宿？”當時有對夫婦對我說：“你可以先將東西搬出來，我領你先為我父親看病，他的腰有些不適，其餘我們在想辦法。”我也沒有多考慮什麼，收拾了行囊就跟著去了。

我們來到了他父親的家中，一位面目慈善、和藹可親的老人迎面而來，這就是我們的張貴富傳道；當晚就在他的安排下，我住進了活石教會。心中滿了感謝，感謝主的安排，感謝張叔叔，感謝那對夫婦。

住在教會期間，張叔叔不斷的來探訪我，時時噓寒問暖，且讓長媳前來幫助我處理一些事情。爾後搬離了教會，張叔叔還是惦念我，常常來探視我，用智慧的話語勉勵我。張叔叔去北京傳道時，還特地去探望我的家人。雖然張叔叔離開了我們，但他的恩情和他的榜樣，卻沒有離開我們，值得我們學習和效法的。

當人子在他榮耀裡，同著眾天使降臨的時候，要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萬民都要聚在他面前，他要把他們分別出來，好像牧羊的分別綿羊山羊一般，把綿羊安置在右邊，山羊在左邊。於是王要向那右邊的說，你們這蒙我父賜福的，可來承受那創世以來為你們所預備的國。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裡，你們來看我。義人就回答說，主阿，我們什麼時候見你餓了給你吃，渴了給你喝，什麼時候見你作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體給你穿，又什麼時候見你病了，或是在監裡，來看你呢。王要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邊的說，你們這被咒詛的人，離開我，進入那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預備的永火裡去。因為我餓了，你們不給我吃，渴了，你們不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不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不給我穿，我病了，我在監裡，你們不來看顧我。他們也要回答說，我們什麼時候見你餓了，或渴了，或作客旅，或赤身露體，或病了，或在監裡，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不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不作在我身上了。這些人要往永刑裡去。那些義人要往永生裡去（馬太福音二十五章 31~46 節）。與弟兄姊妹共勉。

我印象中的張爺爺(孟娟.怡安.柏碩)

很和藹，面帶笑容，對神非常敬虔。——孟娟

和藹中帶有安祥，寧靜中有喜悅。——怡安

印象中張爺爺的脾氣非常好，而且和藹可親，對於小孩子非常照顧。記得當年我讀小學，家中碰到週四查經班，我獨自一人在房間玩，散會後點心時間，張爺爺居然記得我在房間，特地敲門提醒，連我父母都還沒來叫，張爺爺就搶先一步，可見張爺爺心思細膩，常觀察周遭小事物，這是我印象中最深刻的一次。——柏碩

二十五載翁媳緣(洪玲玉)

與家翁首次“照面”，是距離婆婆帶外子相親後有一年之隔。中華民國六十五年，正是家父、家母計畫移民美利堅，而我即將赴法國巴黎大學研習之際，家翁不辭特會的旅途勞頓，返台翌日立刻與婆婆共赴台中，時值農曆正月初六，春節後第一天上班，倆老耐心地等候我下班與“媒人公”共聚晚餐。

其二子已完婚，家翁以為長子婚事未定，特別授意媒人再度提起，言及於新加坡返台機上禱告，我遲早是張家人。因此展開家翁“疼惜別人女兒如同自己女兒”的翁媳緣。

一九七八年，家翁首次赴美傳講信息。閒暇時由三姊夫、三姊及本人陪同游加拿大的蒙特婁、安大略、魁北克、尼加拉瀑布、美東，繼而伴隨美西、夏威夷、日本。旅途中更感受到家翁的詩人情懷；在異鄉為弟兄姊妹分享主話語的熱情。

建立活石教會，家翁深怕被偶像化，總會聽聽長媳的負面意見，而不以為忤。

臥病初期，他也放心交由外子和本人尋求長庚醫院黃錦章醫師的診斷，經常感謝黃吉華秘書，核子醫學、放射腫瘤、血液等各科醫護人員。

後期住進萬芳醫院，承蒙邱文達院長及各科會診醫師的全力照顧，意識清醒時，他仍忘不了感謝弟兄姊妹的關懷、代禱；仍不忘跟兒媳說聲“謝……。”

期盼學習家翁舍我、為神、體人的情懷，而成完全的張家人。

追憶公公二、三事(陳月雲)

起初對爸爸的印象是嚴肅、內斂很難親近的長者，因著郇中與爸爸的互動極少，自己也學著“近”而遠之，雖在身旁生活了近三十年，卻遠遠觀望著，然而爸爸卻發揮了難以想像，甚至沒有道理的愛、包容和支持……

一九八四年，我因腎結石引起感染，以致引發敗血症、呼吸衰竭……住院四十九天，其中有六天在加護病房中渡過，二度接到病危通知，其間經歷極大的代禱及弟兄姊妹的扶持，出院後才由一位姊妹口中得知，爸爸曾為我親自到加護病房門口跪下迫切禱告……

二〇〇〇年四月我又再度住院，手術前一天晚上爸爸打了電話，要我開完刀後，好好休息，不要再幫人帶小孩了，好好把身體照顧好，並且在進開刀房前與媽媽趕赴醫院為我禱告，他說：“神就是愛，不是因為我們做了什麼，神才愛我們，只因神就是愛……。”這樣的愛與代禱，讓我心中頓生極大的平安，一切言猶在耳，沒想到五月間他卻病倒了。

還記得他曾對我們說：“人最重要的是有個清潔的良心。只有順服能為我們開路。人生的路很漫長，要是沒有信主，就寸步難行。我們不能多做什麼，只要敬畏神，不要懼怕。要多看人長處，心裡才會好過。”他更常稱讚媽媽：“她實在是個好母親，實在很好，總是默默的做，沒有怨言，是這家庭的功臣。”對於晚輩他也多有勉勵：“第二代要多學一點，建立好家庭，培養人格正常發展，否則有本事也沒有用。”他總是適時的給我們許多智慧的話語，幫助我們繼續往前行，並在許多小地方稱讚我們、鼓勵我們；還記得婆婆常對人提及：“爸爸說月雲剛嫁進門時，連掃把都不會拿，現在居然這麼能幹，很多都會了……。”這樣的讚美，讓我想起剛進門時，爸爸稱讚我菜“切”得很好，（其實是因為遇到不知如何下鍋“煮”苦菜的窘境）這樣的細微體貼的愛，二、三十年來總隱藏在他嚴肅內斂的外表下……。

爸爸的愛美是家中之最，他注重清潔、整齊，總把自己梳理得精神煥發、神采奕奕，每次出國更不忘為家人買衣服、買禮物，幫每個媳婦買合適、漂亮的衣服，但當他生日，我和郇中問他需要什麼禮物時，他卻說：“好好的服事神就是給爸爸最好的禮物！”因此每當我們在臺上獻詩時，總是特別想念他那含笑點頭給予我們全然支持的模樣，思念不舍之情難以言喻。

跟著爸爸查經十年，我卻一直是個不開竅的小孩，在課堂上經常打瞌睡，無法專心，至今想起，心中仍有太多的後悔……，為什麼當初不能再多專心、用心一點、多學一點？

二〇〇〇年七、八月間，我們陪著爸爸在長庚醫院做電療，推著輪椅，走進長長的長庚醫院地下一樓治療室，口中常唱起“主活、主活”這首詩歌：“我信一位復活主，祂今仍然活著，我知道祂確活著，不管人怎麼說，我見祂手施憐憫，我聞祂安慰聲，每次當我需求祂，總必答應，主活、主活、主活在我心裡……，生命窄路同過，你若問我怎知主活，因主活在我心。”在驚慌失措的陪伴中，聖靈借著詩歌安慰鼓勵我們，我們只有更敬畏祂、愛祂，且學習明白祂的心意。

爸爸的手(張郇慧)

“於是，他按心中的純正牧養他們，用手中的巧妙引導他們。”——詩篇七十八 72

“他手所行的是誠實公平，他的訓詞都是確實的。”——詩篇一百一十一 7

“你們務要堅固，不可搖動，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哥林多前書十五 58

在整理父親書房時，看到一份手稿，字很熟悉，仔細一看是我高中時候的筆跡，腦中不禁浮起幾十年前的景象：

每晚，書桌前的燈亮著，爸爸坐在書桌前，微躬著背，面前擺著一本聖經，書桌上散放著幾本參考書。爸爸很專注的看著聖經，並不時的停下來振筆疾書，一頁頁的文字稿，密密麻麻的，就攤在桌上。

我每晚除了做功課以外，還要替爸爸謄寫他的手稿，有時一頁，有時十多頁。爸爸對聖經的研讀就像我們做研究一樣，除了基本的研究根基扎實，還要參考別人做過些什麼，再

提出自己的見解。父親並沒有受到很高的正規教育，但是他做研究的工夫絕對比博士班的研究生還要深入。他的手總沒有歇息過：他的手翻過一本本不同的解經書，地圖書，歷史書，文學書，他的手也拿起筆寫過一本本書：福音對話，耶穌生平，以色列的故事，以弗所行動。他看的書沒有局限在本國文字的书，還有英文的參考書。英文書他並不是太懂，就請我講解或是翻譯給他聽。那時他為了更瞭解聖經，看的解經書提及希臘文許多文法的解釋，當時我也是似懂非懂的看了一陣子，翻給父親聽時，因為他對聖經的研讀十分深厚，也十分熟習聖經內容，我雖然說得有些不連貫，但他都能掌握到書中的精髓。這是勤勞的手所帶出來的果子。也因為他夜夜的殷勤，他的信心堅定不移，他的信仰確實。

爸爸因為長時間在教會服事，家中事自然落在媽媽手中。有一次媽媽病了，家中三餐及準備孩子便當的事就由爸爸來作，那時候我才知道爸爸的手不但能寫書，還能滿足我們肉身的需要。我們的三餐在那一個星期特別的豐富及多樣，每天都有變化，那時心裡還偷偷地希望媽媽的病不要那麼快好起來，我們可以多享受幾天爸爸的烹飪技術。爸爸不但菜做的好，每樣菜還有十分有創意的名字。有一道菜叫做“天使的翅膀”，其實就是把大白菜的梗切成大塊，下鍋用酸辣醬快炒，還有一道菜叫做“魔鬼的食物”，就是白煮蛋經過他的改造加料後，變成十分可口的沙拉。爸爸可以把一個平淡無奇的東西變成有創意的藝術品，應該也是他平日勤於動腦動手吧！他還有一道拿手菜是咖哩飯，有一次他花了幾乎是一下午的時間煮咖哩，廚房裡洋溢著咖哩香，他自己十分滿意他的作品，說好吃的把舌頭都給吃下去了。李哥和徐姐他們要到美國去之前，爸爸請他們到家裡吃飯，從餐點到飲料，咖啡都由爸爸一手包辦。徐姐告訴我他不知道我父親有這樣的本領，他泡的檸檬紅茶是他喝過最好喝的。爸爸的手是神奇的手，他的手滿足了我們身體上的基本需求。

爸爸的服事常常需要他到香港，新加坡，菲律賓去。每次去回來都會替我們帶些東西回來，他是公平的，一個也不會遺漏，他會根據我們的喜好及需要送我們。他最會挑選衣服，只要我穿上他替我買的衣服，一定有人會誇讚衣服的款式，而大部份的人也都很驚奇的發現所有好看的衣服都是父親的手所挑選出來的。他對衣服的質料，款式，顏色有很特殊的品味，他的手做出來的事使人心喜悅，也悅人耳目。

爸爸雖然忙，但是他在不忙時候給家人的時間不會減少。或許我是女兒的關係，爸爸對我特別鍾愛，記得我還讀初中，吃完晚飯，爸爸總會帶我去散步，就牽著我的手到附近巷子中走，邊走邊說故事給我聽。他很會說故事，也很有幽默感，我通常只有聽的份。他說的故事我都不記得了，但是他那溫暖柔軟的手卻一直跟著我。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帶我到了鄉下，望過去是一片稻田，稻子成熟了，一片黃澄澄顏色中參雜了些許綠色，十分美麗。他教我仔細看那些稻穀，有些十分飽滿，有些仍舊瘦小；他再教我看他們的稻梗，他指著那些瘦弱不結實的稻穀說，你看那些越是瘦弱不成熟不飽實的稻子，他的頭抬得越高，那些飽滿已可採收的稻穀卻都是謙虛的把頭壓得很低。人也是一樣，越是沒有內涵的人，有了一點東西就自以為是，頭抬得高高的，志得意滿；那一些有學問有見識的人，越是知道自己的不足，越是謙虛的將頭低下來，我們要從稻穀學

教訓。當時我還小，不知道為什麼這一幕稻田的景象在我腦海裡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等我對耶穌的教訓更瞭解時，我明白了父親的教訓就和耶穌對眾人的教訓一樣，他從日常生活的例子來比方，他的手總是能指出生活的準則。

他的手不但照顧到我們這一代，他的手還照顧到下一代。有一次爸爸跟我說他要請孫子輩及他們的朋友到家裡來，他要教他們如何做主人，問我能不能替他們預備烤牛肉及煎馬鈴薯（爸爸知道他的孫子喜歡這兩道食物）。我聯想到我們小時候，他同樣帶我們去西餐廳，教我們如何用刀叉吃飯，告訴我們作客之道。那天他們都找了他們的朋友到家裡來，爸爸跟他們一個個問候。我當時覺得奇怪，他為何突然要找下一輩來。現在回想起來，這是他在進醫院前三個月發生的事。最讓我驚奇的是，他似乎知道他和我們及孫子在一起的時間不多了，他要把他所知所有的傳授給我們，他要我們把最好的給我們的朋友，和朋友分享生活，分享食物。

就在他進醫院前兩個月左右，他邀請了他以前在老五家聚會的弟兄姊妹們到山上小木屋聚餐。那一次來了十多人，跟他一起經歷過生活的老朋友都到了，他也都能一一的指出他們的特徵，他的手指著每個人，說他們的特點，談論著當年的聚會，當年在一起的生活，他好像知道他就要離世，他要他的朋友團聚，記得每個人的好處，分享每個人的困難及勞苦。

爸爸的手不但照顧人，他的手更是一個勤快園丁的手。有一陣子爸爸和媽媽共同耕耘了一小塊地，種蕃茄及蔬菜，每天傍晚時他們就會到菜圃去除草，澆水，翻土，剪葉，他的手使地發芽，使樹長葉。我看他們回到家，鞋上沾滿泥巴，神情是愉悅的，述說著蕃茄蔬菜成長的進度，說明天就可以採收了。不料第二天他們一早去發現他們耕種的心血在一夜間被人偷採光了。有人勤快栽種，有人勤快收割別人手中的生產。何等不同的手！

他的手還是管教的手，小時候哥哥們吵架，打架，傷了父親的心，爸爸手中握著橡皮水管，臉色發青，用水管抽打，那是我見過唯一一次爸爸用手來管教。也如經上所說“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於死”。他管教的手大部份時候是一種很微妙的表現。我的弟弟有段時間十分反叛，爸爸知道鞭打的管教無法挽回他的心，只有神的話及神的感動才能將石心變成肉心。他陪我們所有孩子讀聖經，在我們上床睡覺前，帶領我們全家讀聖經，每次根據章節長短，或讀一章或讀兩章。艱深的章節他會用淺顯的話解釋給我們聽，還要我們選背一節聖經。透過讀經，禱告，他的手帶我們進入屬靈的境界，滿足我們心靈的需求，也因為他的恒切禱告，不鬆軟的手帶領我們明白聖經，最終小弟就像聖經中的浪子一樣回到了肉身的家，也回到了神的家。

對爸爸有太多的記憶，尤其是他的手，他的手帶我們走過生命的道路，讓我們明白生命的真諦，讓我們明白我們要勤勞，不要懶惰，要勤作主工。我有幸和父親一同走過一段生命之路，他的手仍然指引著我往前行。

憶我父(張位宜)

檢視著一張張父親的照片，腦海中浮現的是一幕幕過往的景象，有歡笑、有憂愁，忽遠忽近。想到的是他這一生的種種——慈祥中又帶點嚴肅，責備中又帶點關愛，說不上心中那種感覺，只能這麼形容我的父親，他是嚴父、牧者、老師、朋友，伴隨著我走過這四十多年人生歲月。

記憶所及，兒時總不見父親在家，我也樂得外出玩耍而沒有人管我。家中開的小店由母親打理，一切好像都很順利。我是唯一有機會上幼稚園的兒子，然而這幼稚園卻給我許多的不快樂，因為在師長眼中父親是個窮傳道人，經常繳不出學費，而我也成為老師和學生的笑柄。放蕩不羈、桀傲不馴，正是我幼年時的寫照；母親管不住我，父親又沒空管我，我自然成為那個我行我素的人。

讀小學以至國中階段，犯下了多少的過犯，父親也成了學校的常客；我總是懼怕看見他那責備的眼神，每次犯錯之後卻沒有嚴厲的指責，而是牽著我的手一路往回家的路走。一路上他對我說故事，是大衛娶拔示巴為妻犯了罪，神差遣拿單來指責其所犯之罪，大衛因此為自己的過犯認罪悔改的故事。我想他是要兒子知道人總是會有過錯，嚴厲的指責並不能在我身上產生作用，用這樣的故事才能叫我看見自己的過犯，才能在我犯錯之後能有悔過之心，以至能導引我走上正途。如此的用心良苦，時至今日回想起來就不覺心頭一陣溫暖；這樣的教導方式，我同樣用在女兒身上，我告訴她們，爸爸曾經如此犯錯，爺爺是如此的教導我，而今你們有過犯，爸爸仍然用這樣的方式教導你們，是要你們知道運用神所教導的法則，是一輩子受用無窮的。

不愛讀書、到處嬉戲，是我的寫照；我的成績總是從後面算起的，然而父親卻沒有任何的責難，只說讀書是自己的事，只要願意讀書，父親一定想辦法讓我們讀。只有孩子們大學畢業的畢業典禮他才參加，對我來說這或許有些遺憾，然而從中我能理解父親對我們的期望，它要讓我們懂得做好自己份內的事，為自己的一生負責。

兒時，就很少見到父親在家；他出門，我們不知道他何時歸來；只知他是出去傳福音，所以除了等待，還是等待；在那通訊不發達的時候，他說：“沒打電話回來就是沒事。”這是我所認識的父親，把一生的歲月給了需要的人。

雖然十五歲就受洗，然而卻在之後的年歲裡流浪、徘徊；常聽見父親在為我禱告，弟兄姊妹在為我禱告；他們的禱告得到答應——我終於回到教會，回到了神的家，也開始了一些的服事。在服事的路上常覺得孤單，常覺得不足，他給我許多的鼓勵，也送給我許多的書，無非是要我多學習，多充實自己；每次不論大小的聚會，總會發現他坐在最後一排，知道他在為這個聚會禱告，為站在臺上領會的人禱告，一個牧者的關心在這樣的細節中表現無遺。

家裡的大門從早到晚是敞開的，為的是接待需要幫助的人。直到他生病時我們將大門關起，是想讓他能得到充分的休息，這才發現身為兒女的我們為他作了太少了；我們禱告希望他的病能夠好起來，然而他心中的想法似乎不是如此，他總是順服神的帶領；他說：為什麼摩西上西乃山四十天，為什麼主耶穌受試探四十天，許多的事情我們都不明白為什麼，

當你明白了，你就可以釋懷，這就是恩膏的教訓。這樣的談話讓我回想起當日，我們正歡喜的要迎接神所給我們的產業，五個月的產檢發現孩子不正常，醫生說需要作人工流產，而且要快點決定；把這事向父親說明，希望的是他能給我們一點意見，或是為我們禱告；他說：你好好的禱告，聽聽神怎麼說。就這樣我們順服神的帶領，也確信這樣的經歷成了我們的助力，在服事的路上成了別人的幫助。這樣的經歷是苦的，卻也從中明白神的帶領是美的，不是求病得醫治，乃是求神的作為彰顯他自己的榮耀。

他生病這一年多的時間裡，我們輪流照顧他，日夜的陪在他身邊，這是神給我們再次學習的寶貴經歷。他總在我照顧他時跌倒，看著他受傷的身體，作兒子的心中好痛，也曾向神多次的禱告，為何如此對待一個一生奉獻給你的僕人呢？神哪！你這樣的作為叫我怎麼信呢？想到父親所說的恩膏的教訓，神不也是將他所愛的獨生兒子為眾人死了，以顯明他對世人的愛嗎？想到主耶穌在客西馬尼園對門徒說你們不能儆醒片時嗎？想到父神的愛，這樣的經歷就不再是磨難，而是一種嶄新的學習，學習儆醒，學習禱告，學習交托，也學習順服。

保羅服事了那一個世代的人，回到神所為他預備的居所。每一個神的僕人都有他所服事的世代，父親行完了神所託付的使命，服事了我們這一個世代，息了世上的勞苦，歸回神的安息，我們雖然傷心、不舍，然而也該有“一粒麥子若不落在地裡死了，就不能結出許多子粒來”這樣的胸襟，服事當今的世代，成為神所使用的人。

先父遺愛(司徒錦溢)

公公離世歸父已經快一年了，但他那既莊嚴又慈祥的面容，還深深的留在心坎裡。第一次看見這張慈祥面孔是在二十多年前，參加香港的青年夏令營時的事情，當年爸爸是大會的講員，主題是“賞賜的應許”，到現在記憶猶新。沒想到在神的安排下，我竟然有幸成為爸爸的媳婦。這些年來公公婆婆對我們關懷備至，父親在病重期間，還不時記掛著我們，直到父親病重住院，我幫他整理書房時，才發現我們的結婚照及全家福都放在靠書桌的架子上；想必父親是常常在主面前代禱，免得我們落入試探，並期盼我們事主愛人。

公公留給我們的不只是聖經上的教導，還有在主面前的學習。記得在父親發病初期，住院檢查出是癌症時，父親就開始對我們說：“不要過度悲傷，眼淚是很珍貴的（因為我們都在哭），要用喜樂代替悲傷，要守住我們的信仰。”接受化學治療的一個月當中，每次陪他到醫院的路上，都感覺得出來他的緊張，可是他卻十分的平靜，對治療師說：“我完全接受你們的治療”。在家裡，媽媽為了給他補充營養，不斷的勸他吃東西，雖然他沒有胃口，還是一樣一樣的吃下去，他真是最合作的病人！

有時候晚上陪伴他，他感覺很不舒服，睡不著，要到客廳去坐著。陪他到客廳，他就揮手叫我去睡。後來有一晚看到他很奇怪的表現，白天追問之下，才曉得他看到天使到訪，父親一直強調天使不發一言，卻讓他清楚知道，這病痛是必須經過的，故此他對自己的病情是很瞭解的。化學治療結束之後，醫生檢查過他的腫瘤已經消失，但他自己說：“我的

身體狀況在走下坡”。果然如他所言，一個多月之後，證實腫瘤又再出現。一路走來，看見他老人家在疾病中所受的煎熬，真是於心不忍。他卻從未發出一句怨言，全然接受。這樣順服的榜樣，讓我想起腓立比書所描述的耶穌基督：“祂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我所見到的阿公(張懷海)

之所以會叫我的爺爺，也就是張貴富弟兄為“阿公”呢？那是因為我從幼稚園的時候就稱呼我爺爺叫做阿公，奶奶叫做阿嬤。在幼稚園和小學的時候，因為家裡沒有什麼玩具，電視也沒有好看的，所以我們這一群堂兄弟姊妹常常都會跑到阿公家一起玩；那個時候因為姑姑在國外留學，常常會從國外帶一些新奇的玩具回來，所以阿公的家對我們這些小鬼頭來說，就像是遊樂場一樣。不過我們在阿公家卻很少看到阿公，因為阿公大部份的時間都待在教會，要不然就是在山上泡茶，到了晚上才會回家。我還非常喜歡到阿公的書房，不是因為喜歡看書，而是喜歡看牆壁上的圖畫，那張圖是中國歷史、外國歷史和聖經歷史的大事記，書房裡還有一整套的資治通鑑，可見阿公對於歷史有一定程度的瞭解。我上國中之後，就比較少到阿公家了，不過只要遇到是阿公講道，我都會去聽，因為阿公除了講聖經的內容之外，還會講一些生活上與聖經的運用，以及其它人或其它宗教對於基督教的看法，或是比較中國古代的歷史和聖經的歷史，我認為這就是阿公與眾不同的地方。他能運用我們對一般事物的認知，進一步的去瞭解聖經，也更進一步的去瞭解神的作為。

我的阿公(張懷安)

要寫文章來紀念阿公，因為有阿公，才有我們一家；因為有阿公，我們全家都在基督裡；神借著阿公祝福許多的人（包括我們一家）。但有一點我覺得很特別的是，我從沒聽過阿公說：“懷安，怎麼沒來聚會呢？”從沒說過誰長大啦！該來主日崇拜了，但是阿公的信心和行為卻讓我們清楚的知道神的愛和憐憫。

阿公是個很有修養的人，穿著像個紳士一般，希望我老的時候也是這麼有品味（因為我是他孫子，所以當我有一點審美觀的時候，阿公已經老了）。阿公都會在教會做事讀書，吃飯的時候回家吃（教會離家近的好處）。阿公喜歡看新聞或國家地理頻道之類的節目，偶爾也會針對政治有些批評，很好玩；另一個特別的是，阿公喜歡煮咖哩飯給我們吃，他對他的咖哩飯很有信心（的確也很好吃）。

我想我不用寫太多阿公的好，因為我信天上已為阿公預備了榮耀的獎賞，因為我們的信仰是勝過死亡，大有盼望的！而我，可以說：“謝謝阿公給我們的一切，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

和藹的長者(張介安)

印象裡的祖父是從不動怒的，我們一群堂兄弟姊妹，從小在祖父家打打鬧鬧的長大，他仍維持他一貫的笑容，就可見一般，似乎祖父他只懂得一種臉部表情似的，我想這必定是聖靈作工的關係吧！我從來沒有遇過一個長輩令人有如此如沐春風的感覺。

偶爾翻翻舊照片，就會想到祖父對我們這些小毛頭的關懷與照顧；例如出國回來都會帶一些小禮物，如餅乾、巧克力、衣服、小提琴等等，老實說收到小提琴時，還真是嚇了我一大跳！祖父也常帶我們去一些不錯的餐廳見見世面，而每每中秋、過年等團圓的節慶，我們都會一同聚在一起用團圓飯，領受美味的食物，這樣的日子過了二十二個年頭，卻怎麼也沒有想到就這樣結束了。

祖父一生最令我印象深刻、最令我感動的就是他面對病痛的那一份勇氣與毅力；記得在祖父發病之前，我們一家人一起在貓空合照，那時的他精神奕奕，完全沒有發病的徵兆，我還一直以為這樣的和樂景象會永遠延續下去，卻沒想到突然之間祖父就病倒了，而且還是罕見的疾病！這對我們來說，不啻是個晴天霹靂，然而祖父卻以常人所難以想像的信心坦然面對這項挑戰！一路走來，祖父憑藉著從神而來的力量支持著自己，更支持著我們，原本我們是要在祖父身邊陪伴、支援、鼓勵的，而這些工作反而都被祖父做了，在陪伴他的最後一段時光裡，我從貼身在他身旁照顧裡學到了，或許要花上很長一段時間才能體會到的道理，在我心裡，他就像一座豐富的寶庫，等著我們去發掘、探險。

祖父先一步往天家去了，和藹的他必定會要我們不必悲傷，將來必定會有在神國相聚的一天。

他是我阿公(張意才)

你眼中的張叔、張爺爺是怎麼樣的人？不曉得我和你們認識的一不一樣，我只知道，他是我阿公。

我的阿公是個常常在小事上讚歎神奇創造的人。有一次他說，你有沒有聞過你鼻子上的油，如果你用手摸鼻子上的油，然後聞聞看，你會發現好臭，但是神的創造卻讓你自己聞不到你鼻子上的臭味，這不很奇妙嗎？

有一次教會一起出遊，走到一片森林，阿公會讚歎神的奇妙作為，也會告訴我們樹木怎麼長才會漂亮，他指著一棵被很多爬藤植物爬著的樹說，這棵樹如果被爬滿，就會枯萎，因為他的養分都被爬他的植物吸走了，所以要非常注意，就像基督徒的生命……。他不僅陳述一個自然現象，他也會引申讓我們明白屬靈的意義。

我的阿公也是個很願意回答我們各樣問題的人。有一次我問他聖經要怎麼讀，他說，就把它當故事書一樣的心情讀，輕鬆的讀，因為裡面有很多的歷史故事，順著念下去，要常常讀、常常讀。

從他的生活，也可以觀察出他對聚會的忠心和預備。記得以前如果晚上八點有聚會，他一定在六點多至七點十分前吃完晚餐，不論當時阿嬤煮了多少樣菜，他就吃多少樣菜。有時他會評論一下阿嬤煮的菜，或者他吃飽之後才看到我們吃到阿嬤剛煮出來的菜，就會很

羨慕地說，我們有口福，其實他是為了預備心，預備晚上的聚會，預備有最好的精神，把時間分別出來。

禱告會的時候，他會求神教我們禱告；查經班的開始時，他會禱告求神晚間讓我們明白今天的經文……。

記得參加他的查經班，雖然當時自己都不太會表達什麼對當天經文的看法，但是總會記下他解釋這段經文的意思，更神奇的是，他總有好多經歷或見證，讓我們明白一小段的經文。

還記得有一次，他把我小時候的事放到講臺信息裡當一個舉例，雖然小時候的事，記得不太多，但是我知道他只要有空一定會陪孫子們，有時候會讓我們玩他的小腿肌，軟趴趴地像母牛肚；我們比較大的時候，就會問我們在學校怎麼樣，老師好不好之類的，關心我們的生活。

以前常常和阿公一起吃飯，一起看新聞，聽他評論時事，或是只見他把電視關起來說：“真難看。”有時候他會教我們幾句台語或台語的諺語，要是我們聽不懂，他會又像開玩笑，又很認真地說：“太差勁了。”

點點滴滴還有太多太多值得回憶的小片斷，不曉得是不是勾起你對張叔、張爺爺的印象，不論你印象中的他是如何，我只知道，他是我阿公。

阿公(張意佳)

總覺得認識阿公是我年幼無知時的事，阿公太有智慧，有太多的寶，是我還不懂得去挖。只記得他是最特別的阿公。

你知道被拔脖子的感覺嗎？那是小時候每次看到阿公都一定要做的事；沖到阿公面前說：“阿公幫我拔脖子！”然後阿公就用他兩隻強而有力的大手掌夾住我的頭，再把我舉起來，那種感覺很難說，總之你飛起來了，又很有安全感。要是有人說我脖子長，我總是得意的說：“因為我有阿公幫我拔脖子。”

阿公總是笑我不敢吃榴槿，他說那就像香蕉跟木瓜攪在一起的味道，很香，不吃太可惜了！阿公愛講古，有一次還跟我說我們十三代祖先張延魯受政治迫害，發誓子孫世代代不做官的事。就像一個書生一樣，阿公知識淵博，有風度氣質，卻又不失幽默。

我只想說，阿公就是這樣平易近人。他跟我說諺語、陪我數錢幣、問我的志向、教我種小花、請我喝咖啡、叫我吞百香果子……。大家認識較多，他信仰上的教導，對我談的其實不多。只有一次，老師問我張家殺豬公的習俗，阿公教我說，我們基督徒不知道這樣的事；還有一次我遇到摩門教徒，阿公就帶我去查百科全書，弄清楚他們的來歷，也欣賞他們信仰的認真，教我以後遇到他們，就要本摩門經來研究，約定下次再來喝茶談信仰。

然而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小學時剛搬到教會後面，有一天下午自己在家，阿公來看看我們房子整理得如何，我帶他看了每個房間，他看完就問我：“有沒有覺得很感謝神？”我嚇到了！這是我第一次發覺，神原來離我們這麼近，每件事情祂都看顧，每件事情都是

要向祂感恩的。“野地的花”是阿公喜歡的一首詩歌，他說它寫得很美，用最簡單的詞語，表達出神最豐富的愛與應許。阿公就這樣把神帶入了我的生命中。要向神感恩？我怎麼沒想到！在我眼中，阿公不常談信仰，但他的信仰就是這樣活化在生命中，叫人看到神的偉大。

阿公給了我一本他寫的默想耶穌，內頁寫著“意佳孫女默想耶穌生命優雅阿公勉之”他要我天天看，也可把心得感想寫在空白處。還記得那次阿公拿著福音小冊和聖經鳥瞰在會堂說：“基督徒不好好在神的話上紮根，是得罪自己，也是得罪神。”我沒聽過阿公這麼嚴厲的話，可知他心裡是多麼為我們的生命擔憂了！

有一次跟阿公去台中參加喜宴，阿公一坐上位子，就沒有人好意思坐他旁邊，大家叫我過去，我也不好意思動，阿公對我說：“好東西要懂得把握。”我知道他指的不單是跟他坐在一起這件事。那上好的福分，阿公已經緊緊地抓住，一生都沒有放手，他要我要像他一樣，懂得把握——你知道那是什麼。

那天晚上，阿公為我敲開了螃蟹的殼……

Memory(張文虹)

那時我覺得世界上最殘忍的一句話，就是醫生說：“我已經無能為力了。”

眼見著一向待在教會的阿公，居然被診斷有病。從他住院的那一天起，全部的人都為著阿公的病情代禱、擔憂。我記得我沒有為這件事太擔心，只知道凡事交托給神。最後，一直到我親眼看見阿公的骨灰，我才徹徹底底地明白，我再也看不到他，再也不能和他說話，因為阿公已經被神接走了。

我覺得我是最悲哀的高三生，在最重要的大考時刻居然遭遇如此變故，卻又異常勇敢、異常感到平安與堅強。每一個夜深人靜的夜晚，我知道參考書、阿公、神的話不會離開我。我承認，高三那一年是我最用功的時候，也是我與神最緊密的一年。我很慶倖，天父如此眷顧我，讓我能在阿公還在世的時候受洗。神的作為如此奇妙，各個環節緊緊相扣，在神偉大的計畫裡我算什麼呢？

最後一次夢見阿公，他在田園大廈裡握著我的手，他的手好暖、好暖。謝謝你，阿公！因為有你，因為有活石，讓我看見神……。

給阿公的一封信(張子穎)

阿公：

我很想念你，我有一天一定可以看到你的。你在天國一定很快樂，對不對？我想，如果我在夢中夢到你，那你知道嗎？我在作什麼你一定知道，雖然我看不到你，但是你一定一直在看我，對嗎？你聽到我在家吹長笛，你覺得我吹得好聽嗎？我用長笛服事神，你一定會很高興的，是嗎？

阿公，你好棒喔！走那麼多地方講道，我好羨慕你喔！我長大以後也希望像你一樣，傳

講耶穌的故事。

張子穎敬上

疼我的阿公(張子旻)

阿公：

我很想念你，我知道有一天會看到你。我那一天安息禮拜的時候很想哭，我知道每一個人都會到天國，我們都很想念你。我想念你，因為我很愛你，我很愛你，因為你很疼我，我很想再看到你。

子旻敬上

(子旻口述、郇慧整理)

張貴富弟兄著作

張貴富弟兄出版品介紹 <http://living-stone.idv.tw/luke/defluke.htm>

以色列的故事

眾先知的聲音 (預計出版中)

耶穌的行程

默想耶穌

使徒的故事

聖經鳥瞰 (舊約、新約)

約翰福音的信息

聖經預言

福音勇士

福音對話 (錄音帶、書)

信徒造就 (錄音帶、書)

倪柝聲弟兄原著張貴富弟兄編整

張貴富弟兄紀念文集

發行／活石基督教會

位址／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45 巷 24 弄 17 號

電話／(02)2939978429399785

傳真／(02)29360451

二 0 0 二 年 十 二 月 十 九 日